

建立健康教会丛书

释经讲道

我们该如何传讲神的话

何大卫 (David Helm) 著

九标志中文事工

9Marks Chinese

<http://cn.9marks.org>

释经讲道：我们该如何传讲神的话

作者：何大卫（David Helm）

本书英文版由福音出版社（Crossway）2014 年出版

翻译：徐震宇

ISBN：978-1-940009-32-2

PDF ISBN：978-1-940009-33-9

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圣经引文均来自和合本圣经
九标志中文事工

“在我读过的关于释经讲道的书中，何大卫的这本最有帮助、最精炼，也最有益。”

——钱德勒，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维利奇教会带领牧师，
Acts29 植堂网络总裁

“如果我要上一门讲道学的课，并且只能给学生布置一本阅读书籍，可能就是这本了。难得的是，该书既能作为新手的入门读物，也能为老练的传道人提供指导。大卫的谦卑同时也督责、教训、指导和鼓励了我这个讲道者。我盼望本书也能给你带来同样的帮助。”

——狄马可，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主任牧师

“何大卫是一位技艺娴熟的讲道者，在教导讲道者这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他关于这个主题的阐述有极大的价值。不过，我在读本书的过程中充满了敬意，因为在他所委身的工作中，最清楚的一点是：‘谨守经文，绝不要说超出圣经经文涵义的内容，也绝不要减弱其力量和完整性，以至于降低了经文的意义。’这不仅仅是技艺和智慧，同时也是忠心，而忠心乃是讲道中真正宝藏的来源。”

——柴培尔，圣约神学院荣休院长，伊利诺伊州佩奥里亚
恩典长老会主任牧师

“忠心传讲神的话需要知道什么和做什么，何大卫给了我们一个精心撰写、极具说服力的简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

——R. 肯特·休斯，伊利诺伊州惠顿大学教会荣休牧师

“在这本精炼的小书中，何大卫提炼出了关键的原则和洞见。他所说的曾经激励了许多参加查尔斯·西缅基金会讲道工作坊的人。在大卫使用这份材料作教导的过程中，我看见有人重新焕发出对准备讲道这一艰难工作的热情。希望本书能够倍增与此相同的成果。”

——保罗·里斯，苏格兰爱丁堡夏洛特教会主任牧师

“我很喜欢看人们得知‘健康教会九标志’的头一个标志是释经讲道时的惊讶表情。《释经讲道》确认并解释了这种优先性。何大卫发出了一项激动人心的挑战，要求将信息传讲得清晰而正确。愿神喜悦地使用本书，帮助你忠心传讲他的话语，以此造就健康教会，并彰显神的荣耀。”

——小 H.B.查理，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示罗大都会浸信会

目录

| | |
|--------------------|----|
| 丛书前言 | 1 |
| 老骨头（序） | 1 |
| 第一章 处境化 | 5 |
| 第二章 释经 | 23 |
| 第三章 神学思考 | 39 |
| 第四章 今日 | 59 |
| 结语：枯骨 | 77 |
| 附录：讲道者应当问的问题 | 79 |
| 致谢 | 82 |

丛书前言

你是否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你有这样的责任。

耶稣命令你去使人做他的门徒（太 28:18-20）；犹大说你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犹 1:20-21）；彼得要求你善用自己的恩赐去服侍他人（彼前 4:10）；保罗则告诉你凭着爱心讲出真理，这样你的教会就可以长大（弗 4:13,15）。你看到我们这样说的依据在哪里了吗？

无论你是普通的教会成员还是带领者，“建造健康教会”丛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完成这些圣经所赐下的命令，并帮助你在建造健康教会的过程中尽到自己的职责。换句话说，我们盼望本丛书能够帮助你成长，使你如同基督爱教会那样地爱自己的教会。

九标志事工计划按狄马可所说的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各出版一本短小精悍、可读性强的书，另加一本以阐明纯全的教义。书目包括释经讲道、以圣经为本的神学、福音、悔改归正、传讲福音、教会成员制、教会惩戒、门徒造就与成长，以及教会领导职分。

地方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向万民彰显上帝的荣耀。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定睛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上，信靠他的救恩，并且带着从上帝而来的圣洁、合一和爱心彼此相爱。我们祷告祈求你手中所拿着的这本小书将有所帮助。

带着盼望，
丛书编辑：狄马可 和 约拿单·李曼

老骨头（序）

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礼拜堂，进到西门里面一点的地方，有一位伟人，如今长眠在石地板下的墓穴中。那里刻着两个字母“CS”，以及他去世的年份“1836”，都刻在石头铺成的走道上，灌了铅。我曾经满怀敬畏地站在那里，如果你也有机会造访，请注意：埋在你脚下的这把老骨头，属于一位把圣经重新摆放在英国教会生活中心的人。

1836年11月，一个悲伤的日子，至少有1500人出席了查尔斯·西缅（Charles Simeon）的葬礼。到场的人数史无前例地多，人们以这样的方式向这位牧师和讲道者致敬。^①查尔斯·西缅是一份礼物，是神恩赐给他那一代人的礼物。

他也是神恩赐给我们这代人的礼物。他对于福音的把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能为我们今日的讲道带来一种新鲜的影响。因为在西缅的讲道中，有着某种今日大部分讲道都缺乏的东西。

我们缺了什么？又要怎样弥补呢？

答案出奇的简单，将我们引到所谓“释经讲道”的核心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位伟人对圣经的确信就是其影响力的来源。西缅相信，对圣经简单、明晰的解释，可以使教会健康快乐。以圣经为本的讲道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工作。西缅坚守这个信念，从未动摇。在这一个大学城的讲坛上，五十四年之久，他不知疲倦地投身于讲道的重大使命。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他站立在讲坛之上，以清晰、简明、富有力量的方式

^① 关于查尔斯·西缅葬礼以及安葬地的细节，我需要感谢威廉·卡鲁斯（William Carus）。见 William Caru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 (London: Hatchard and Son, 1847), 582-83.

宣讲神的话。他这样表述自己对于释经讲道的信念：

我的任务是将圣经中的道理带出来，而不是把自己想象的内容塞进去。对于这一点我怀有极大的敬畏之心；关于我所解释的这段经文，除了我相信是圣灵所表达的意思，绝不增加或减少一点。^①

西缅认为讲道者必须忠于经文。他需要坚守不偏不倚的态度，绝不在圣经经文以外多说一点，也绝不降低经文本身的力量或完整性。

这个信念，也就是慎重的限定，是今日传讲神话语的人常常缺乏的。坦率地讲，这是我们现在许多教会，甚至持守纯正教义的教会，不断衰落的原因。有许多我们自认为忠心的、基于圣经的讲道，实际上错失了要点，原因就是缺乏限定。我要首先承认，对于只把经文包含的意思带出来这个限定，我自己也并没有贯彻始终。我祷告求神，或许祂可以使用这本小书，帮助那些正在探寻如何重新找回这一信念的圣经教师和讲道者。

不过，值得思索的并非只有西缅的信念，他在讲道中的目标也值得发掘。他这样严谨地规定自己在释经讲道中的目标：

使罪人谦卑；

高举救主；

促进圣洁。^②

没有比这个更明白的了。这些目标也应该是我们今日的导向。与西缅所处的世界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极度需要知道人类如何深深地堕落，耶稣基督如何升高，以及神对他的子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这个世界，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圣灵的能力传

^①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 Co., 1892), 97.

^② Charles Simeon, *Horae Homiletica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47), xxi.

讲神的话。我们怎么做？又要用怎样的形式呢？

答案就是释经讲道。释经讲道是大有能力的讲道，讲道的形式和重点要正确地服从于圣经经文的形式和重点。通过这种方法，按西缅所说，就把圣灵放在这段经文中的含义带出来，而不是把讲道者设想的意思灌输进经文。这个过程有一点复杂，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就要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思考许多人所犯的错误的，尤其是试图作处境化处理时造成的错误。接着，我们要思考解释经文、将经文放在整个圣经正典中加以理解、然后向我们自己所在处境传讲的挑战和要求。

尽管本书完全可以作为一本释经讲道的导论，但我的一个盼望是，已经在承担传讲或教导圣经工作的人可以发现，本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可用来检验你正在从事的工作。这好像是一个“评估问卷”，让你有机会问自己：“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吗？我是单单带出经文原意吗？我工作的方式有没有使听众谦卑、高举救主、并促进听众的圣洁生活？”

释经讲道面临许多要求和挑战。在忠心地处理神话语的能力上进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确信一点：如果今日的讲道者和教会领袖们允许西缅的信念和目标从坟墓中再度向我们说话，教会的健康和喜乐都可以得着重建。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章 处境化

要有好的释经讲道，处境化是不可或缺的。奥古斯丁留下的讲道稿使一些研究者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因此，当奥古斯丁提出一些直接取自异教经典的社会观时，我们不应认为，他这样做是有意识地要用自己的文化令异教徒印象深刻，或者是要通过引用他们喜爱的作者吸引他们进入教会。他这样做是不假思索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地球是圆的一样……他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是以一种常识的方式呈现的。^①

我很欣赏奥古斯丁对于处境化的态度，教导了我们处境化与讲道的关系如何。他这种令人惊异的与听众建立关联的能力，是对生活普遍兴趣的结果，而不是辛苦搜索文化资料、盼望发现一点相关性，以此求得的刻意设计的结果。本章要处理的，就是当讲道者准备信息的过程被后一种处境化占据时所发生的问题。

在序言中，我们略微谈到了释经讲道应该是什么。那是一项仅仅呈现经文原意，绝不向文本注入圣灵没有启示之信息的工作，并且释经讲道应当从一段特定的经文出发，以使罪人谦卑、高举救主并促进听众的圣洁生活为目的。不过，我们还没有谈到，一篇讲道如何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在本章中我们先要花时间思考一些普遍存在的、可能使讲道错失重点的问题。

^①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54.

盲从的问题



我所说的讲道中的处境化是什么意思呢？^①简单讲，讲道中的处境化就是以听众所在文化处境能够理解或适当的方式传达福音信息。换句话说，处境化所关注的是我们和现在，处境化所看重的是经文对于今日的相关性和应用，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第四章中专门为处境化提供一种有建设意义的方法。

但是，在今日的处境化讲道中，问题之一是常常会搞错重点。有些讲道者过度关注实际的有用性，将处境化抬高到一种研究性学科的地位，以随意和缺乏热忱的方式对待圣经经文。这就是盲从的问题。这些传道人出于推动教会事工的正确动机，却在准备讲道时完全采用创造性和艺术化的方式，想要借此增强讲道的相关性。

请思考这一糟糕的局面：有些讲道者花在阅读和默想我们所处环境上的时间多于花在神话语上的时间。为了获得相关性，我们将所处的世界或城市“讲道化”，想要使我们的信息与世界相关。结果却是，我们满足于对经文的浅薄印象，忘记了经文本身就是与我们相关的。经文值得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去默想和解释。

再换个说法，讲道者是要尝试为基督赢得当下的处境，但如

^① 本书中不断发展的这条线索，是我对克罗尼所作图表的发挥（克罗尼：《揭开奥秘：发现旧约中的基督》，王之玮译，改革宗出版社 2011 年版）。我改写的方式就像教会音乐家为旧圣诗重新配乐一样。

果他允许这个处境控制他所传达的关于基督的话语，就一定会错失解经的重点。正如我在导言中说的，这是许多教会不断衰落的原因。我们中有太多人无意识地相信，让讲道大有能力的，居然不是对圣经的研究和理解，而是对我们所处文化环境的深入细致了解。

盲从处境化会给我们的讲道带来三个糟糕的改变。首先，它削弱了我们在研究中的视角——在准备讲道的过程中，讲道者更多地以这世界而非神的道为要务。这导致了“印象主义讲道”。第二，它改变了我们对讲坛的使用——圣道被用来支持我们自我陶醉的计划和目的，而不是神的计划。这是“醉酒式讲道”。最后，它变换了我们对于权威的理解——讲道者“新鲜”和“属灵”的灵修式阅读成为了决定性的真理表达。我称之为“被感动的讲道”。

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我认为，我们会发现，某些被认为是释经式的讲道，实际上错失了重点。

印象主义讲道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流行的艺术风格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尽可能将艺术家眼目所见到的呈现出来。有两名接受现实主义训练的年轻学生，莫奈和雷诺阿，他们成了朋友，开始与一些其他画家一同创作。相比他们的现实主义老师，这一代年轻人喜欢运用更亮丽的色彩，喜爱当代生活题材甚于历史或神话场景，他们也有意离弃了上一代人的浪漫主义。

促使这批年轻画家形成群体身份意识的爆发点是 1863 年的巴黎沙龙展及竞赛。他们的大量作品遭到评委拒绝，以至于稍后举办了另一个展览，称为“落选沙龙展”。^①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① Bernard Denvir, *The Thames and Hudson Encyclopaedia of Impressionis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这批年轻艺术家不断要求举办自己的展览，展示新的绘画风格，但遭到了体制的拒绝。

1873年，莫奈、雷诺阿和其他一些人组建了一个匿名的艺术家合作组织，以求独立展出他们的作品。这个新团体的第一次公开画展1874年在巴黎举行。绘画风格则进一步改变。雷诺阿开始实验改变所见现实的画风——转离现实主义。莫奈则开始使用松散的笔法作画。以这种方式所作的画，勾勒出所见景物的大致轮廓，不是精确的再现，而老一代人仍然喜好后者。例如，他的《日出印象》捕捉到了勒阿弗尔港日出时的景致。当有人问他这幅作品的标题时，莫奈也承认这并非港口的现实景色，因此加上了“印象”两字。后来这个标题被一个圈子用来嘲笑这些艺术家，称他们为“印象主义者”。

这个团体最大胆的创新之一是对光线的运用。例如，雷诺阿1876年的作品《煎饼磨坊的舞会》描绘了在巴黎蒙马特区举行的一次花园舞会。在这幅画中，雷诺阿在地面以及蓝色上装的上部以白色表示阳光照耀。对光线的改动开始夸大细节，也扭曲了艺术家实际看到的世界。

印象主义者的手法，是采集眼目所见的内容，加以解释、夸张、部分忽视，最终作了扭曲处理。

好，现在来想一下当你坐下来准备一篇讲道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打开圣经，你的时间不多，今晚你可能有一两个会议要参加，可能还有一个家庭或一位教会职员在等着你指导。当然，你手里有许多教牧类著作，可是，你还是需要有些东西好在主日讲给大家听。所以，你开始读你的经文，随手在电脑上记下些东西，就像艺术家面对画布时所做的那样——在神的话与你所了解的世界之间作跳跃式、色彩感强烈的联系。

你在寻找一些你知道可以对听众造成深刻印象的东西。你开

始享受这种片刻的离题。这项工作不难。很快有个主题浮现出来。你很会处境化，因为就与你在主日所遭遇的会众一样，他们也对历史性的东西没什么热情。实际上，当初你得到这份工作，部分就是因为善于在圣经场景那难以接近的古代现实主义中得出引人注意的信息，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对经文的详细研究则可以放在一边。

本周的信息，与前一周一样，重点是你从经文中得出的具有关联的印象。当你以明亮的色块向会众传递信息时，应用就好像光线一样呼之欲出了。为了赶上时间，你瞅一眼自己的 iPhone。你已经工作了十五分钟。

这就是印象主义讲道。

这种状况经常发生。事实上，这可能是如今讲道者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印象主义讲道不受经文实际的约束。它忽视经文的历史、文学和神学框架，大笔一挥，几分钟的功夫，就越过了基督教世界花费时间所开发的许多释经工具。现实主义画家可能会在画一笔之前观察对象十次，而印象主义者看一眼文本就已经在人生经验的画布上动了十笔。印象主义讲道者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印象主义讲道更容易、更快速。考虑到你忙碌的日程安排，它也更合理。但是，你需要知道，这意味着，最终结果是你在对经文为所欲为。

我们来看个例子。想象一下，你需要为“年轻父母”班准备一段信息。你决定要讲撒母耳记上 2:12-21。先花时间读一下经文：

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華。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來，手拿三齿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

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作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

第一遍读这段经文，就有三点跳了出来：

1. 经文告诉你两组父母与孩子：以利与他不成器的儿子，以及哈拿与她那事奉神的小撒母耳。
2. 二者之间的对比使你印象深刻。以利故事读起来就好像是问题儿童教养手册，而哈拿的模式则得到了好结果。
3. 你将自己的信息落实为两个教训。第一，糟糕的父母让孩子吃太多，好的父母则不是。以利的儿子大吃祭物是多么令人憎恶啊！第二，糟糕的父母不利用教会环境鼓励儿女培养敬虔的生活，而好父母却总是利用教会环境。哈拿，只要门一开，就把撒母耳送到教会！

这样，你就有了大纲。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所说的会在教会的年轻父母那里得到共鸣。毕竟，你所在城市的新闻常常报道当地儿童的身体健康问题，以及即将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费什么事就可以处境化地总结出类似的原则，应用于他们的属灵健康状况。

你分享了信息。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因着这篇讲道而开始启动新的儿童教养计划。计划举办主题为良好教养的周末退修会。这很好，因为人们都开始谈论基督徒的儿童教养问题。

这种印象主义式的讲道使教会成长。我们不把时间花在讲道上真的毫不意外，因为没必要。我们可以很快地做事，并且很有效。这几乎成了即兴讲道。

同时，我们也就丧失了神话语的丰富性。我们错失了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多读几遍，就会知道撒上 2:12-21 的主题根本就不是教养儿童。而是神的圣洁。没错，这段经文是关于神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对神子民的错误带领就是在嘲笑神自己。这段经文的背景是神没有得到正确的敬拜。如果我们更深入一些挖掘这卷书，就会知道这里有一个在神的家中角色替换的主题。经文恰好地在这个地方推出撒母耳，是因为他要替换以利的儿子，按照神的话带领对神的敬拜。神的工作不能完成，是因为神的话遭到了贬损。即便如此，在看似无望的情况下，神仍然兴起另一个人、另一位祭司来承担带领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从这段经文传讲如何教养儿童吗？不尽然。但这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搞错经文的主要观点。可能应用的点绝对不可以盖过经文的主要含义。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讲圣经中关于儿童教养的真理，但我们传讲的方式必须首先服从于经文的重点。这就是区别，也是挑战。我们读了这些故事，最后错失了圣灵强调的重点，同时却把神的话降低到无非是关于敬虔生活的原则。拿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例子来说，我们最后完全无视了基督作为失败祭司替代者的信息。因为印象主义，我们错失了耶稣。而在原本应该有耶稣的地方，我们造就了一批热心于道德主义甚于基督教信息的家长。

需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是，印象主义式讲道并不是问题。

它是盲从处境化，以及这样一种态度如何独占了我们时间的自然后果。我们需要记得在本项研究中对查尔斯·西缅构成限定的信念：带出经文的原意。你很容易就会让印象主义方法主导你的研究以及讲道预备。尤其是在你本性时尚，或者尝试装酷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成为你私下吸食的可卡因。而如果因此取得了一点点成果，你就会开始相信自己是一名释经讲道者。但是，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要看到的，圣经的解释所要求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

醉酒式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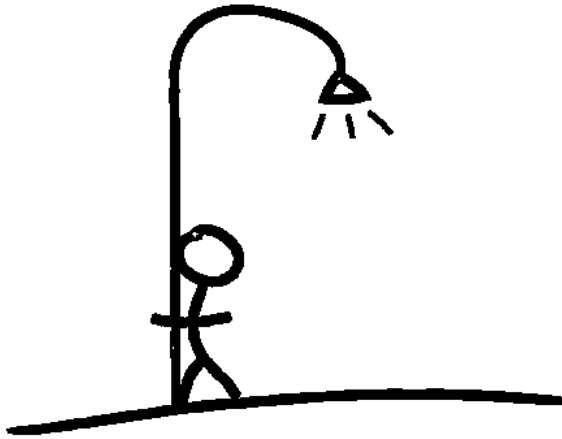
让我们先不谈研究，来思考一下我们在讲坛上是如何使用圣经的。苏格兰诗人安德鲁·朗（Andrew Lang）曾经以幽默的方式严厉批评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他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指责他们操纵统计数据。^①这句妙语略加改动，就同样可以用在今日许多的圣经教师身上：“有些讲道者，使用圣经的方式就好像一个醉鬼利用路灯杆……更多是用来支撑，而不是照明。”

这就是醉酒的讲道者。我想应该不用提示你，你可不想成为这样的讲员。然而，事实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身陷其中，只是不自知罢了。

让我解释一下。当我们登上讲坛，靠着圣经，以此支持我们想要说的话，而不是单单传讲神在圣经中要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醉酒的人，靠在一根路灯柱子上——更多用来支撑，而不是照明。讲道者能够采取的最好的姿势，是站在圣经经文的正下方。因为，圣经——而不是我们这些传讲的人——才

^① 安德鲁·朗的故事和引语源自何处无法确定，但他的话被各种名言集广泛引用，如 Elizabeth M. Knowle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7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78:12。

是圣灵默示的话（参见来 3:7；约 6:63）。



我从事教牧事奉已经有几十年了，我可以想起来无数次自己是个醉酒讲道者的时刻。我到圣经中去寻找支持，为自己认为需要说的内容背书。圣经是个对我有用的工具，帮助我完成心中所想的事。很多次，我忘记了我自己才应该是工具——被神用于其神圣目的的某个人。我应当宣告祂通过一段特定的经文想要传播的亮光。

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可以发生在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像醉鬼利用路灯杆那样使用圣经，会有许多种方式。或许你持有极强的教义性观点，以至于这些教义性的内容成为你所传讲的每一段经文的观点，而不管经文本身在传达什么信息。或许你从经文中得出关于政治、社会，甚或医治的结论，而不管圣灵在经文中的意思如何。在本质上，我们倾向于醉酒式讲道，而非释经讲道，根源在于：我们将自己内心持定的热心、计划和观点凌驾于圣经文本之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就只不过是对于我们自己观点的辅助而已。

我来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各位就可以知道发生这样的状况会有多快。几年前，我正在按哥林多后书讲道。当我讲到第 8 章和第 9 章的时候，我决定跳过去——跳到第 10 章往下讲。理由很简单，我想把 8、9 两章先存着，等到以后教会生活有需要的时候再用。这两章是关于金钱的，是吧？我对自己说：“到某个时候，长老们会跑来要求我讲一篇关于如何做好管家的道。”当时，我们教会的财务状况不错。把这些经文留到我们需要收入增长、保持支付能力的时候很合理。所以我跳过了第 8、9 两章——对我这样严格遵循经文顺序的讲道者而言是很罕见的。

当然，这时候来了。我把林后 8、9 章拿出来，准备一篇关于慷慨奉献的讲章。现在，各位需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是，甚至在我开始做研究之前，我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我要在台上讲什么内容。我要集中在突出甘心乐意奉献的那三节经文（林后 9:6-9）：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首先，我会以神所要求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开始。第 6 节说，慷慨奉献就意味着丰盛收获。（我喜欢用态度来开头，因为这可以把我的引言与“奉献”的应用联系起来！）毕竟，第 7 节说神喜爱甘心乐意的奉献者。奉献的动机（神会给你回报）是我的第二个要点。第 8 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最后，我要讲到诗篇的引文，证明神鼓励慷慨的行为。因为，第 9 节看起来表示神自己“随意分配”。我的三点大纲基本上是这样：

1. 林后 9:6-7——奉献给神（这是祂希望我们有的态度）。

2. 林后 9:8——从神那里得益处（这指向了我们的动机）。
3. 林后 9:9——奉献是我们效法神的方式（旧约这样告诉我们）。

尽管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研究经文，我还是知道，我有一篇很容易听的讲道。我要讲一篇实践性很强、可以深深打动人的道，我在自己的这条路上走得很不错。我知道我的会众需要什么，圣经也证明了我的论点。

但是，接下来，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主日到来之前，在站上讲台宣讲之前，我开始研究这几章的背景。我的发现动摇了计划要讲的所有内容的根基。从林前 16:1-4 和徒 11:27-30，我了解到这几节经文与一场饥荒以及某些教会的需要有关。那几节乐意奉献的经文并不是在说向地方教会作定期奉献，而是关于筹集一项灾荒的救济款，要给一些位于世界不同地方、成员主要是犹太基督徒的教会。

如果这不算糟，我还发现了其他东西。从林后 11:5 和 12:11，我了解到这封书信的主要争议，是关于保罗那貌似衰微的事工与那些超级使徒的对比，后者拥有哥林多会众尊重的权柄。保罗言语粗俗（11:6），卑微（11:7），常常缺乏（11:9），没有财务支持（12:14-15）。这是关于奉献的章节的上下文。这下我开始有头绪了。这项捐献是一个试验！如果哥林多人慷慨奉献，就表明他们与“贫穷人”站在一起，并且愿意满足那些贫穷人的需要。但是，如果他们在饥荒救济款上吝啬，就证明他们只与那些富足的人联结。我突然意识到，我处在误解整卷书的真实危险中！

接着，原先的想法整个崩溃了。当我去看林后 9:9 引用的诗篇——原来我以为这篇诗篇是教导我们，慷慨奉献意味着效法神——我发现，它是在说明，我们要像“义人”。保罗的意思，不是哥林多人应当慷慨奉献，以此效法神，而是，慷慨奉献是那些跟

随神的人应有的样式。

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虽然我从圣经中组织出了一个很好的大纲，可以实现我针对教会预算短缺的目的，但是，我倚靠圣经的方式，却好像是一个醉鬼在利用路灯杆——更多是为了支撑，而不是照明。

这样，在那一周登上讲台之前，剩下唯一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变成：谁才是王？我？还是圣经经文？这一周我要统治它，还是它来统治我？我是用圣经来为自己的目的和计划作支撑，还是站在它之下，让圣灵的光照运行在我的会众之中？

在最后的分析中，促使查尔斯·西缅在讲台上运用慎重限定的信念为我赢得了那一天。“对于这一点我怀有极大的忌邪之心；关于我所解释的这段经文，在我相信是圣灵所表达的意思之外，绝不增加或减少一点。”^①

从个人经验出发，我可以这样说，自己与醉酒式讲道的挣扎，总是与盲从处境化联结在一起。我学到的教训是：通过处境化理解而认识到的会众的需要，永远不可以成为我在讲台上所宣讲内容背后的驱动力。我们不能按己意处理圣经。它是有主权的，它必须得胜，永远。

我们作为讲道者和圣经教师的角色，是站在圣灵很久以前所确定的话语之下，接受它的光照。我们的工作是在今日宣讲神曾经说过的话，绝不增删一点。因为在我们如此行的过程中，祂仍然说话。

“被感动的”讲道

我们已经看到了盲从处境化对释经讲道产生消极影响的两

^①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 Co., 1892), 97.

个例子。首先，我们考察了这种方式对讲道者的研究造成的影响。这种预备方式会导向印象主义式讲道。其次，我们也看到了盲目的处境化会如何对讲道者在讲坛上使用圣经产生影响。每周都要追求相关性的压力可能导致醉酒式的讲道。

现在，我要把讲道者抽出研究工作和讲坛，来看一看他私下是如何读经的。因为，即使是在这个方面，现代人用来“灵修”的读经方式也会危害到神话语的公开宣讲。事实上，如果你把这类私下读经的方法与盲从处境化结合在一起，就得到了我称之为“被感动的”讲道。

我来解释一下。圣经的作者是神，所以圣经始终是上帝权威而默示的话语。不过，让人伤心的是——这正是我要指出的问题——讲道者们正越来越多地将对圣经文本的主观阅读感受当作默示的。日益普遍的情况是，圣经教师们被告知，在私下阅读圣经时，无论什么使他们的灵被感动，那一定就是神的灵要他们公开宣讲的。

这种读经法的一个例子源远流长，称为“圣言诵读”（*Lectio Divina*）。这种传统的本笃派修会解经法，意在增进与神的共融交通，次要的目的则是熟悉圣经。该法将圣经文本视为“神圣之言”，而非需要加以研究的书面文本。这种私下读经法在传统上包括四个步骤：阅读、默想、祷告和沉思。一开始，你先通过简单的阅读经文安静自己的心。然后是默想，可能是从经文中挑出一个词或短语来默想，并且在此过程中要有意避免可能被认为“分析性”的方式。在这里，本质上的目的是等候圣灵光照，这样你就可以了解经文的意义。你要等候耶稣来召唤。一旦得到了这个词，你就要继续祷告。毕竟，祷告是与神对话。神通过他的圣言说话，而人通过祷告说话。最后，祷告变成了沉思性的祷告，而这可以给我们能力理解更深刻的神学真理。

这听起来极其敬虔。并且，貌似还有坚实的圣经保证：“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林前 2:10）。暂且先不论保罗在这节经文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圣言诵祷”提倡一种属灵的方法，并反对系统性的研习。它用直觉替代了考察，推崇情绪和情感甚于有方法、合乎理性的探究。它使你的灵与圣灵同等。

而盲从处境化深爱此法！今日的人们更想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新鲜话语”，从祂的灵而来，滋养我们干枯的属灵生命。

尽管圣言诵祷在历史上是罗马天主教的解经法，但近年来却有复活之势，尤其在福音派新教徒中。即便不用这个名称，许多年轻讲道者所接受的讲道预备训练与这种方法非常相似。他们被告知要敬虔、安静地读经，等候圣灵说话。因为在静谧的时刻中，神通过一段经文对你的心说话，对此你就可以满有确信，祂也会将其用于他人的生命。所以，“传讲吧！那一定是被神感动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一句美丽的挂历经文，腓立比书 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拿到这节经文，我们怎么做呢？先开始以个人性的方式读，就好像保罗是直接写给我们的。然后把“凡事”解读为“任何事”。我们觉得，这句经文当然是指任何事啦。当我们遭遇任何困难，神给我们力量去克服它。我需要升职吗？神加给我力量。比赛还剩 20 秒，我们需要一个绝杀三分球吗？神加给我力量。何等鼓舞！对于我们需要取得成功的任何时刻，这句经文都是完美的。因为我们以敬虔的方式理解了这节经文，所以就尝试在讲坛上这样宣讲吧。

问题在于，只要略微挖深一点，马上就会知道，保罗并不是在讲“任何事”。如果我们读一下紧接的上下文，就会知道这节经文是保罗谈论关于在监狱中受苦。他是在谈论生命的存续。他不

是在说升职和绝杀投篮，而是在说忍受苦难，这样福音就得以拓展（参腓 1:12）。不需要费什么劲，就打破了我们刚刚被感动、非常敬虔的阅读，只需要读两节经文就行。

这种“被感动”的讲道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完全是主观性的。我们需要努力去理解圣灵已经给我们的话语，一旦我们停止这项艰苦的工作，而只是寻求“圣灵的心意”如何，我们就成了经文含义的最终裁判者。我们就开始得出未经圣经证明或者圣经不支持的“真理”和“建议”。我们这样做可能出于好意，比如我们对会众道德健康程度的关心，或是真心盼望更新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开始在正统教义以外活动了。我们混淆了“神如此说”与“我这样说”。我们要求会众相信我们，而不是相信神的话。

在面对圣经时，你我可能并不接受这样的理论，但是在无意中，我们做事却常常好像是接受这样的说法。

情况看起来是怎样的呢？许多讲道者——尤其是年轻的讲员——读经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自己受启发或属灵成长。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坏的做法，灵修式的讲道本身也不是一件坏事。在灵性上我们都应该因经文中基督的形象而知罪，并效法基督的样式。问题在于，我们很容易被引诱，从圣灵通过经文感动我们的方式跳到圣灵一定在会众中也如此工作。按照这样的方式，就很像是印象主义讲道，只不过穿上了敬虔而不是实用的外套。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说，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灵在释经讲道中没有什么地位。这会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尽管人们通过释经讲道而悔改归主、渐渐成熟，但福音信息必须与圣灵的工作相结合，才能带来认罪、重生、悔改和相信，以及之后持续一生之久的保守。或者换句话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林前 3:7）。

情况表明，灵修读经与讲道（尤其是认为处境化的需要就是灵性）的这种“新近”联合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新。在二十世纪初期，卡尔·巴特这样的神学人士和新正统运动已经有了一个版本。德国的高等批判学派已经“证明”圣经文本遭到了篡改，圣经读者不可能以可靠的方式知道作者原意。巴特与新正统运动对圣经一般持高派认可的观点，但在关于逐字默示的某些问题上则与高等批判学的主张者妥协。因此，在一间新正统派教会中，就无法再持守以“这是神的话”作为对圣经的回应。我们仅剩的前提只有圣灵，因此我们最好听那些从圣灵那里得到信息的人。

仅仅一代人之后，福音派中的一些人就走得比巴特还要远，开始提倡被感动的或是被圣灵推动的讲道。但是，我们值得信任吗？毫无疑问圣灵是值得信任的，也能够以神迹般的方式将他的意思注入到我们里面。但是，这种可能性解除了我们通过艰苦工作解释圣经的责任吗？如果是，那么当初他为什么要那么麻烦默示圣经呢？圣灵同时通过研究和默想展开工作，这不可能吗？追求“被感动”的讲道这样一种主观的解经方式，难道没有忽视神在祂的话语中所表达的意思、而喜好传讲我们自己的意思吗？我们不会是在跟从这时代的精神（我们必然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跟从神话语应有的深度吗？

在继续之前作一小结

对讲道者而言，盲从处境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它引诱我们不经检查、不加限制地追求相关性，这样的追求则导致对经文作最浅薄的处理。在这一章中，我们从三个角度观察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考察了，在讲道者的经文研究过程中，如果文化处境成为讲道的驱动力，而非补充信息，会发生怎样的情况。我们发现这样做会导致在处理圣经经文时用某种印象主义的方式取代现实主义。第二，盲从处境化常常使我们在讲台上搞错对圣

经的正确应用。我们中许多人的毛病在于他们追求实用主义到上瘾的地步，并且认为我们可以预先判定会众需要听什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陷入“醉酒式讲道”中。第三，盲从越来越多地与讲道者私下灵修的习惯相联结。讲员追求“新鲜”和“属灵”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自己新鲜或属灵的感觉当作神的信息传递出去。这样，“被感动的讲道”就取代了释经讲道。

我们要提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说明，我们对于处境化的喜好是在哪里误入歧途的？我想是有办法的。



这张图的右边表示讲道者对于神话语的内容所负有的责任：正确理解。这是我们工作中重要的部分。我们都想要对神忠心。圣经把永生神的话给了我们。左边则在另一个方向上向我们指出了应有的责任：适当传达。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中有谁不想多结果子呢？讲道者每周都站在这两项任务的中间。这两项任务催逼着他，每一项都竭力要获得他的时间和注意。更多的情况下，讲道者所害怕的是完全偏向于其中之一，而将另一项抛在脑后。

这样，讲道者的心里就有两个声音开始争执，好像这样：“如果我把所有的准备时间都花在正确理解这个方向上，恐怕最后我会失去平衡，太过学术化，这样就丧失了适当传达的生命冲击力。毕竟，我可不想被冠以‘教导牧师’的头衔——一般这和‘被圣灵充满的牧师’这一头衔是不可兼得的。我岂不是有责任不仅仅对头脑，也对人心讲话吗？我的信息需要让普罗大众都能接受。我已经厌烦了那些只考虑属灵对话的讲道者。所以，信仰正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在我的工作中不以处境化作为带领，就绝不可

能达到纯正与实践的合一。我知道，讲话要从经文出发，但最终我到这里来是要造成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冲击。”

一旦这样的争执开始出现在受呼召传讲神话语者的心理和头脑中——表示正确理解和适当传达是不可兼得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对处境化的盲从就伏在门口了，印象主义、醉酒和“被感动”的讲道也预备好要上场。

当然，要同时委身于正确理解和适当传达，并不是不可能的。查尔斯·西缅以及每一位我所知道的坚定的释经讲道者，已经找到了一条兼顾二者的途径。我盼望接下来的三章可以向你展示一种预备讲道的方法，使你能够加入到既忠心又富有果效的释经讲道工作中来。

第二章 释经

在对第一章作总结时，我说“正确理解”和“适当传达”是可以兼得的。我们不需要在两者间选择其一，两者都可以做到，并且都可以做好。

但是，怎么做呢？我们如何预备忠于经文，同时又对当代文化富有果效的信息呢？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如何避免盲从处境化的倾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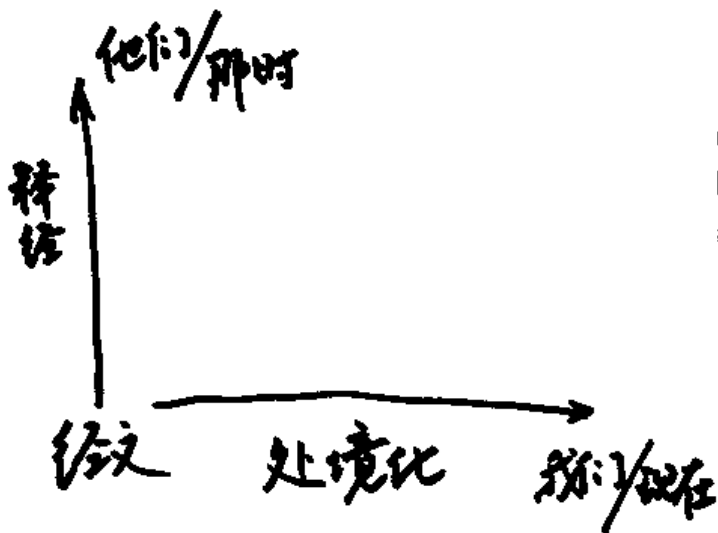
是有办法的，而且好的释经讲道者都会接受这个办法。接下来的三章会给出一个三步的流程，是一整套的工作思路，顺序是这样：（1）释经；（2）神学思考；以及（3）适用于当下。

把最重要的摆在第一位

所有的讲道都必须从释经开始。换句话说：处境化、神学思考以及今日的应用问题都要在此之后。我们应该委身于一种把最重要的事摆在第一位的预备过程。我对一位忠心的讲道者来说，准备讲章的第一步是注意经文的第一读者是谁和经文对他们目的。传道人需要通过三种方式将第一读者作为自己首要的关注对象：

1. 让圣经的上下文（而不是自己的处境）控制经文的含义。
2. 仔细查考，直至理解经文段落如何适应于整卷书的信息。
3. 找到经文段落的结构和重点。

你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列出的几点与处境化完全无关？处境化是重要的，我们在第四章会看到这一点，但优秀的释经讲道者会训练自己，在讲章预备中把这一步留到后面。



处境化是个好舞伴，但她永远不可以领舞。如果你在准备讲道时把她放在释经步骤之前，很快就会有问题。麻烦在于，我们中有太多人在预备讲道时不重视释经，并且，通过强调文化以及我们与文化相联系的能力，我们给信息穿上了一件处境化的红短裙。好像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在兴奋的转圈中把她甩出去，秀一下她的长腿和高跟鞋。

因此，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重新定位先做什么。释经讲道的第一步，就是把处境化当成舞伴而不是领舞者。你要在释经之舞中带领她，而不是让她带领你。我至今仍然记得，这个思路重整是怎样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觉醒日

我的牧师朋友史蒂夫·比克利（Steve Bickley）把我介绍给迪克·卢卡斯（Dick Lucas）的时候，我二十一岁。卢卡斯现在已经从伦敦圣海伦碧雪给教会（St. Helen's Bishopsgate Church）教区长的职位上退休。当时比克利安排卢卡斯花一天时间来教导一下我

们这些在大学城教会(College Church)受肯特·休斯(Kent Hughes)带领的教牧同工。这一天是我的觉醒日——事实上是我们所有人的觉醒日。

神用一种简单快速的方式使用卢卡斯，来挑战我们传统的讲道预备方法。在过得飞快的两个小时里，他让我们进入到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的世界中：林前 13 章。当他带领我们走完一遍，我们的讲道预备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使我们进入了一条更好的道路，这条路直到如今仍然在引导着我。

首先，卢卡斯要求我们把最重要的摆在第一位。这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困难。我一直听人把林前 13 章称为“爱的箴言”，听到这段经文的唯一场合是婚礼。在婚礼上，讲道者处理经文的方式——由于处境化——受制于我们眼前正在上演的幸福时刻。婚礼的基调是鼓励和庆祝，我听过关于这段经文的讲道都十分切合这些情绪。换句话说，站在讲道者面前的观众主宰了这个时刻。完全不顾及这封书信最初写成时的受众。

其次，卢卡斯带领我们进行观察。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判断经文的含义，或者可以如何应用于今日，而是在直接的文本上下文中思考这一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林前 13 章是被放在两章讨论属灵恩赐，尤其是关于恩赐与属灵成熟度的关系的经文之间（12:1, 4, 9, 28, 30; 14:1, 37）。

第三，卢卡斯要求我们在这封书信中寻找之前提到关于恩赐和属灵成熟度的词汇。他希望我们仔细查考，直至明白经文段落是如何适应于书卷整体的信息的。这将我们引到 1:4-7，保罗说哥林多人是一群受神恩赐的人。事实上，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在 3:1，保罗责备这些具有非凡恩赐的会众在属灵上不成熟。他甚至称他们为属灵的婴孩（1-2 节）。

我们开始明白，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人混淆了恩赐与成熟的关

系。他们开始认为某些恩赐（比如“方言”）使他们在属灵成熟方面优于别人。我们的思维开始运转起来。在 13 章关于爱的讲论中，保罗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责备他们缺乏爱心吗？难道圣灵在“爱的箴言”中主要的意思是纠正而非鼓励（虽然表面看来这段文字充满浓情蜜意）？

第四，卢卡斯向我们展示，整卷书的上下文如何与第 13 章的用词密切融合。想一下 13 章中的“爱是不自夸”，这个词在这封信中，之前出现过吗？有，并且保罗之前的使用并不是赞赏：“你们还自高自大！”（5:2）。

接着，卢卡斯停在那里，让我们消化吸收。我们意识到，这一章在哥林多教会中好像投了一枚炸弹。保罗谈论爱，恰恰因为这是哥林多人缺乏的！他们或许很有恩赐，但依然是婴儿。保罗要他们成长，像他一样，一个有爱为记号的“人”，对他来说，这才是成熟的标志。

我们到了哥林多——与最初的受众在一起——然后讽刺地发现，自己最好预备要对芝加哥人讲一篇有相关性的信息。

对我而言，就在那时那地，我觉醒了。我了解到任何讲道者在释经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东西。神大大地使用了那一天，重整了我们预备讲道的次序。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一天的经历改变了自己。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了一种新的渴慕，也有了一种新的委身，要努力成为圣书的解释者。

当第一读者成为首要关心的对象，你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让我用望远镜来做个说明。望远镜使我们能够远远地看见天空。伽利略使望远镜闻名于世，他使人看见了月球上的环形山，以及散布在银河中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的星星。这个发明背后的想法很简单。取两个透镜，一个比另一个大些，再用一个滑动套筒把它们连接起来。大透镜可以放大图景，小透镜则只是个目镜，

供观者近观远物。用正确的方式拿着望远镜，你就能发现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如果拿错方向，看到的对象就突然变得扭曲、缩小，且不能对焦，观察对象的美感和形状都会丧失。



你预备讲道的过程也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释经讲道者，就需要操练自己，首先把眼睛放在原始听众的镜片上。这可以防止扭曲经文的形状，帮助你看见圣灵希望会众了解的信息。

不过，除了把眼睛放上去之外，还有其他需要。我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完成释经的工作。因此，每当我坐下来开始研习圣经，我先要祷告。因为尽管有通用的研习工具，但在此过程中我仍然需要圣灵的特别帮助。并且，尽管接下来我要与各位分享一些你可以在研习中运用的方法，但是，你必须知道，理解经文需要圣灵的怜悯。

1. 让圣经上下文来控制

在实践中，我发现将上下文分为两类是有帮助的：文本的上下文以及历史的上下文。这是两个互相关联，常常交织在一起的概念，但理解两者的区别还是有必要的。历史的上下文有关于导致文本形成的环境或状况。这可能要求你对古代文化有所认识。你或许需要巩固一下自己对圣经历史的掌握。或者，你可能要研究整卷书卷，以努力拼凑出第一读者所面临的状况。

另一方面，文本的上下文就是指你所研究的经文前后的经文。它所考虑的是作者的写作或编辑策略，并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组织自己的书卷。一段经文前后的经节或章节给定了一个连贯的排列或形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文的含义。^①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看看一段经文的含义如何更多受到上下文而非自身的控制。在林后 6:14-15，我们读到：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我曾经根据这段经文讲道，希望帮助会众思考有关婚姻或选择商业合伙人的问题。事实上，正是这段经文催生了基督徒黄页通讯录这样的东西。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在历史上下文中略微挖掘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作者并不是直接对我们说话。保罗正在争辩，指出哥林多人接待跟从一些受人欢迎和骄傲的教师，后者服事的方式是要尽一切可能躲避逼迫。这些“超级使徒”带领人们离开了福音，也离开保罗。保罗希望他们回转！他希望他们来负自己的轭。因此，从历史层面讲，我们处理这段经文时，应当受保罗对会众与假教师联合的关心的控制。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跟婚姻和商业合伙人没有什么关系。

这段经文的文本上下文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上文中，保罗告

^① 你如何平衡历史上下文和文本上下文，确定什么才是需要对经文提出的问题，部分有赖于你所传讲的书卷。例如，在一封书信中，你需要知道收信的教会或个人所面临的历史环境。但你可能不需要这样来读福音书。因为，如果福音书的意图是要在整个世界传播，那么福音书作者写作的原始对象就不如福音书作者组织其福音书的文本上下文重要。关于福音书的受众，请参阅 Richard Bauckham, ed., *The Gospel for All Christian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8)。

诉哥林多人，他的心向他们是宽宏的，而他们的心是狭窄的。他呼吁“用宽宏的心报答我”（6:13），呼吁与他同负一轭。在下文中，他又回到这个呼吁：“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7:2）。

对你而言，明白历史和文本的上下文可以改变一切。优秀的释经讲道者让这些上下文控制经文的含义。因此，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这段经文前后的经节和章节。然后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为什么这段经文在这个地方？我研究的经文如何适应于一个更大的段落？原始听众，或者根据文体，原始读者，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

2. 倾听旋律

在本章的概论部分，我提到了将最重要的事摆在第一位的三种途径。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种（让圣经的上下文控制意义），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种：仔细倾听一段经文，直到我们了解它如何适应于书卷的总体信息。

最杰出的讲道者通常也是最好的倾听者。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非常注意倾听。如果那就是我们的角色，那么我们最好学会在释经时不但开动头脑，还要打开耳朵！我所认识的每一位优秀释经者在释经过程中都十分注意倾听神在他们正在解释的这卷书中所说的特别的东西。当年，迪克·卢卡斯这样解释这条原则：

旋律，是由不多的音符组成的简短组合，构成了一首曲子中一个独特的部分。它可能是不断重复、变奏的主题旋律的一部分。圣经书卷也是这样。每一卷书都有一个旋律，一个核心的信息，表明这卷书的中心思想。而一卷书中的每一个段落，都以某种方式服务于这个旋律。因此，在讲道的时候，我



们就要问，这卷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所传讲的这段经文，是如何表达中心思想，又是如何切合于中心思想的？

讲道者的有利之处在于：如果我们知道整卷书的意义，就能更好地处理每一段个别的经文段落。还有另一个好处，如果我们在讲道中善用旋律，会众就会逐渐理解一卷书是在讲什么，哪怕他们忘记了个别的讲道内容。

那么，我们如何发现一卷书的旋律呢？

让我告诉你在高中时候我是怎么做的。某些时候，我会被指定阅读一本厚重的书或小说。当然，老师们还会告诉我，马上就要考试了。鉴于学校图书馆没有 **CliffNotes** 丛书^①，我学会了如何快速了解一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在导论中寻找一段讲本书主题或者写作目的的段落。然后读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最后，我翻回到目录，在我已经阅读的内容基础上，尝试填补章节标题间的空白。

我靠着直觉利用不同的方法找到一本书的中心思想：通读全书，反复读开头和结尾，寻找重要的、反复出现的字词、概念和短语，还有努力搜寻关于写作目的的段落。

这些工具也可以帮助你找到圣经书卷的旋律。几年前我发现把这个元素加入到讲道预备中的好处。当时，我要讲篇幅短小的犹大书。最后我讲了八次，并且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钟。不过，抓住旋律需要付出辛劳的工作。

通读

在开始犹大书的讲道系列之前，我就把这卷书加入到个人读经计划，从头读到尾——对于一卷只有二十五节的书信而言没啥

^① 译注：**CliffNotes** 是美国中学生常用的教学指导用书，以小册子的形式介绍文学和其他作品，也有网站。

困难！我建议你讲任何一卷书时都要这样做。事实上，一口气读完总是有好处。你会越来越熟悉这卷书。了解其中独特的词汇，用心听，到你讲道的时候，这些工作都会带来巨大的回报。

读开头和结尾

作曲家常常会用主旋律开始和结束一段音乐作品，哪怕他在乐曲中会不断发展旋律。圣经书卷也是如此。当我知道要用犹大书讲道，就开始花时间反复读这卷书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一个音调开始浮现：保守。在第 1 节，犹大说他写信给那些“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在第 24 节他又提到“那保守你们不失脚的”。在讲道预备的这个阶段，我觉得可以暂时猜测犹大的写作目的——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蒙了神的保守。

重复的字词、概念和短语

在释经的这个阶段，我也准备好倾听书信的内容，以此检验我暂时的推测。“神为基督的缘故保守我们”这个观念在书信主体部分是否扮演了重要角色呢？我发现是的。第 1 节中的“保守”这个词（在 24 节中用了一个同义词）又重复出现了四次：两次在第 6 节（和合本作“守”和“拘留”），一次在 13 节（和合本作“存留”），还有一次在 21 节，用了命令式。这个发现令人激动，但是，对这个反复出现的词的使用，又挑战了我起初猜测的旋律！犹大书开头和结尾提到为基督的缘故被保守的人，他们在书信的主体部分被告知，要使自己保持在神的爱中。同时，这与堕落天使和假教师形成对比，这些人没有保守自己，以至于被留在审判中。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我犹大书的主要意思是什么，我可能会说：那些因基督的缘故蒙神保守的人，有责任使自己保持在神的爱中。

写作目的

最后，我又重读这封书信，希望找到关于写作目的的说明。

①不需要很久就可以找到。犹大书 3 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说明使我注意到犹大的语气。无论旋律是什么，它需要包含一种紧迫感。那就是教会的健康和圣洁正处于危险中！

犹大书可不是一首干巴巴的神学歌曲，通过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来讨论“保守”的主题。不是的。这封简短、有力的书信是一首激情澎湃的单曲。我对旋律的总结需要第三次打磨：在危难的时刻，教会的健康和圣洁要求那些因基督的缘故蒙神保守的人，通过使自己保守在神的爱中，而为真道争辩。

现在我找到了旋律。在预备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两项重要的功课。一方面，如果我了解个别段落与书卷整体信息的关系，就能更好地传讲个别经文段落，并且，另一方面，释经过程中所采用的倾听方法，在我的整体理解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仅仅运用某一种发现书卷主旋律的工具是不够的。

3. 考察结构和重点

除了让圣经上下文控制含义，以及倾听旋律外，释经讲道者在讲道预备的释经阶段还要做一件事。他们需要努力理解所传讲经文的结构。他们要问：作者是如何组织这段文本的？这个组织结构如何显示了作者希望强调的重点？

莫迪梅尔·阿德勒（Mortimer Adler）在《如何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中说：

每一本书都有一个结构。作为有分析能力的读者，你的

① 大多数书信都有关于写作目的的说明，构成了一种格式。路 1:1-4 和约 20:30-31 同样也是很有帮助的写作目的说明。

任务就是找到它。一本书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有骨有肉，外面穿着衣服。它穿戴停当……你必须用有 X 光的眼睛读这本书，要理解任何一本书，关键之一就是掌握其结构。^①

如果阿德勒是对的，那么在你理解一段文本的结构之前，就无法理解其含义。换句话说，好的释经要求你看出经文的骨架和骨髓。



至于讲道，我们要说的甚至更多：

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结构。

^① Mortimer Adler and Charles Van Doren, *How to Read a Book: The Classic Guide to Intelligent Reading* (New York: Touchstone, 1940), 75. 英文直译。

结构揭示了重点。

我的讲章应当正确地服从于经文的形式和重点。

释经的这一方面要求，将我们带回到导言中给出的释经讲道的定义。释经讲道，就是正确地使讲章的形式和重点服从于圣经经文的形式和重点，具有权柄的讲道。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就是问题。我们还没有理解经文的架构，就登上了讲台。这样，我们对于经文的含义就不怎么清楚，而当我们走下讲台的时候，会众的理解也绝不会更好。那么，要如何发现一段经文的结构呢？

使用普遍适用的阅读方法

要发现一段经文的结构，你可以从简单而又普遍适用于圣经各处的方法开始。

首先，在一个字词对等的译本基础上开始。当然，如果你能够研究原文，会很有帮助。一个字词对等（而非意义对等）的译本通常对单个字词的翻译更可靠，这可以使骨架更明显。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译本可以独自达到这个目的。你可能会发现，参考多个译本有帮助。现在，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聚焦于发现结构的私下预备过程。到讲道的时候，有许多很好的理由支持使用较少紧跟字面的译本。

其次，我常常发现自己动手翻译一下经文会有好处。这个过程拖慢了预备的速度，但是我可以借此看到作者的思路，以及各个部分如何从属于更大的主题。

第三，读，再读，反复读经文，放慢速度大声读。你花在经文上的时间越多，你就越能看清它是如何运作的。

第四，在读经文的时候，寻找重复出现的字词、短语和观念。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发现结构和重点，反复使用的措辞通常是发现重点的重要线索。

了解你正在研究的是哪一种文体

尽管有些方法对整本圣经都有用，但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文体都适用同样的方法。你拿起一张报纸来读，所用的工具一定不会与读诗歌时一样。读小说的方法也与读菜谱不同。同样，你也不能用同样的方式阅读圣经中的每一卷书。

圣经包含不同的文体：旧约叙事、先知文学、天启文学、智慧文学和诗歌、书信、福音书以及使徒行传。在这些不同的文体中，你会发现三种基本的文本类型：论说、叙事和诗歌。一条普遍的规则是，你无法使用阅读福音书的方法（通常可能是叙事或论说）来发现一篇诗篇（诗歌）的结构。了解不同文体的特点有助于知道运用哪些工具更容易理解其内容。

通常而言，论说是口说材料。它按照逻辑和时序排列，最常见于书信，另外在先知文学和天启文学，以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讲章中也可以找到。要发现论说的结构，可以把经文写在一张纸上，去除圣经编辑者的分段和章节号。我把这称为从圣经中取出文本。寻找一切与语法相关的因素很重要。寻找重复的字词或短语，关键字，常用字，思维线索，语法关系，主句和从句，经文采用了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人称，经文中是否有问句、宣告或命令以及类似的语法特征。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句子拆解。如果你正确使用了这些工具，通常就可以发现经文段落的形式和重点。

叙事是一个或几个故事，遵循独特的结构。所以，关注语法在书信可能有用，但在寻找一段叙事的结构和重点时，对讲道者有帮助的则是场景、情节和人物。例如，识别出不同的场景——即经文中的活动在哪个地点发生改变——可能是最好的起点。如果你用更长的叙事段落来做讲道的经文，场景的变化可以揭示出某种组织原则。在这些场景中（有时是在不同场景间），你需要寻

找情节。情节通常由五个部分构成：

- **布景**：布景通常包括地点、时间、季节以及对人物的介绍。
- **冲突**：冲突是故事的一部分，造成了一种戏剧性张力，以及某种有问题需要解决的感觉。可能非常明显（比如暴力威胁），也可以相当隐晦（比如情感上的剧烈波动）。
- **高潮**：高潮是反转或转折点，戏剧性张力爆发的地方。
- **解决**：解决是高潮的完成，冲突得到了解决。
- **新布景**：新布景就是回到一个新的正常状态，下一个情节桥段开始出现。

在尝试辨别情节的各部分时，需要问的重要问题包括：这里的冲突是什么？什么造成了戏剧性张力？哪里是转折点？张力是如何解决的？我要说，经文的重点就位于高潮与冲突及解决部分的某种组合之中。

当然，理解作者如何刻画人物——故事里的人——也很重要。要注意作者引入了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引入。注意他们是如何发生改变的。要关注作者如何在他们之间转移。如果你对情节和人物有比较好的把握，就会较好地把握叙事的形式和重点。

诗歌是第三种类型。圣经中的大部分诗歌是旧约的智慧文学和先知文学。要发现结构，你需要考虑字词甚或整段诗节的重复（例如，诗篇 42 和 43 是围绕以“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开头的诗节组织起来的。）你还要考虑意象和语法策略的改变（比如人称或视角的转变）。不过，寻找诗歌结构和重点时，最常见、最有用的方法可能是观察平行是如何在文本中起作用的，尤其是文本在不同类型的平行之间发生的切换。平行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希伯来诗歌的一种特色，即诗句常常成对出现（有时候三句一组），以特定的方式彼此相关或互相回应。可能第二句重复第一句的大意，或者只是略微加强。第二句可以与第一句相反、作否定

或者形成对比。或者，第二句也可能补充完全第一句中的观念。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的不同关系标示出不同类型的平行。观察平行中的变化有助于你发现经文的形式和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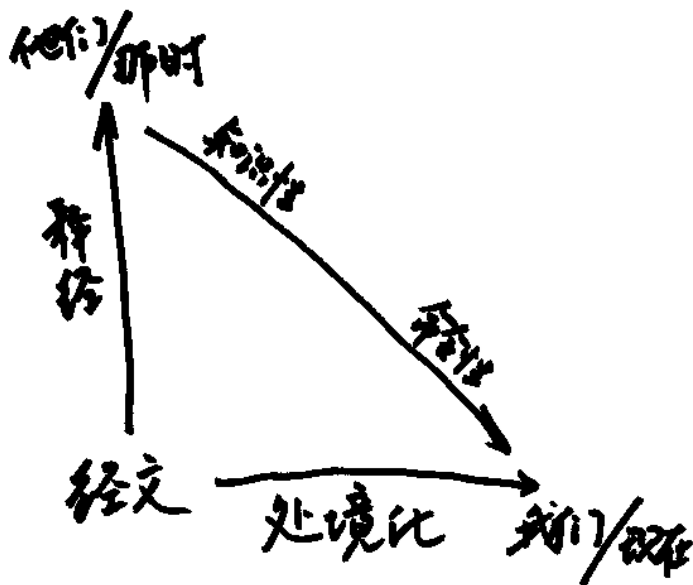
以为自己大功告成的危险

在发现经文结构和重点的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一般解经方法和适应文体的特定方法，会是一个极好的起点。而确定书卷信息的上下文也是解经过程中同等重要的方面。请记住，你需要：

1. 让圣经的上下文而不是你自己的处境来管控经文的含义。
2. 仔细倾听，直到你了解经文如何符合书卷的整体信息。
3. 发现经文的结构和重点。

也就是说，我不认为你已经作好了讲道的准备。

只有释经是不够的。孤立地释经可能导致过度知识性或单纯命令性的讲道。



如果你把最终的关心放在原始听众身上，就会导致知识性的

讲道。当你选取了一段极具相关性的经文，却又写了一篇学术注疏式的讲章取消相关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你做了释经的工作，但停在那里，最后得到的就是无聊、低效、满是脚注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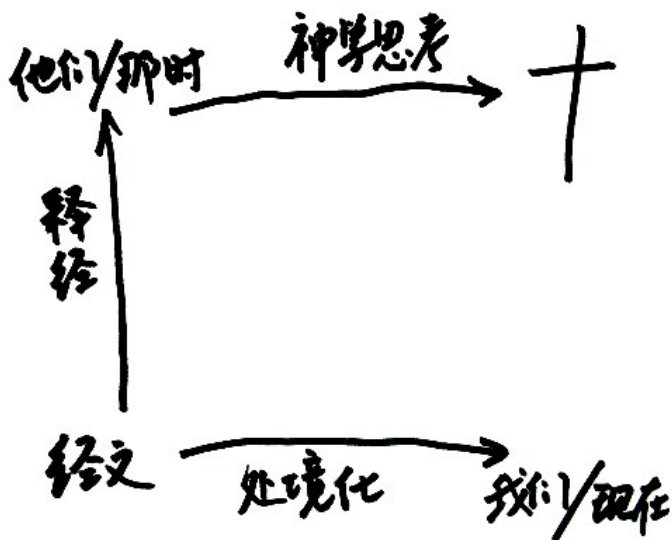
在年轻传道人的讲道中，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他们误以为讲道（按照我的朋友麦克·布莫尔[Mike Bullmore]的说法）就是把他们在那周所学习的关于经文的一切内容都装进去的储物盒。好吧，不是这样的。你必须避免过度知识性的讲道。

另一个孤立释经的陷阱是，我们变成了只发命令的讲道者。圣经中充满了命令，他们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一个命令缺乏正确的圣经和神学上下文，也可能以非常错误的方式应用。或许其中最危险的版本出现在我们忽略神学反思步骤的时候（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整体出发考虑圣经的福音性上下文，即使是充分释经的命令也会变成道德主义。而这会在我们的教会中引发一种律法主义的文化。

因此，神学思考是值得考虑的，这也把我们带入到讲道预备的下一个步骤。

第三章 神学思考

我们在上一章的末尾看到，释经讲道如果只停留在释经的步骤，就会变成单纯知识性的讲道或是过度命令性的讲道，学术化或是道德主义是我们要避免的两个极端。讲道的预备还需要下一个步骤：神学思考。如果没有这一步，你就还没有作好讲道的准备。



什么是神学思考呢？简单来说，这是一项带着祷告的心进行的严格操练，要花时间思想我所要处理的经文，以及这段经文如何关联于神的救赎计划。这是一种练习，要询问这段经文如何与整本圣经相关联，尤其是与神在耶稣里所施行的拯救行动的关系。

用耶稣的方法读圣经

耶稣复活之后，悄悄加入了几个门徒的队伍，徒步去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小镇，有七英里的路程。在路上，他向门徒解释了摩西和众先知——即整本圣经——是如何指向他的（路 24:25-

27)。那天晚间，他加入到剩下的十一名使徒中，再次作了同样的教导；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44-45节）。他还告诉使徒们，他们要为他作见证，从耶路撒冷起头，把这信息传遍万邦。这项宣告在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书信中都有记载。

在耶稣此处的教导中，可以得出一项原则。整本旧约和新约，都是指向他，以及与他相关的特定事物。第46-47节指出了是哪些事：“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参路24:26中的“受害”与“荣耀”）。当然，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含义极为深刻。“弥赛亚”一词中所隐含的天国统治，以及接纳“万国”加入都是含义极其丰富的观念。这句话构成了福音的核心。福音，至少对耶稣而言，在圣经中俯拾皆是。福音将圣经各部分串联在一起，也向我们揭示了应当如何处理这个话题。

用保罗的方法读圣经

重要的是，这种从整本圣经证实基督的做法，并不是到耶稣为止。保罗也效法了这个方法。在使徒行传中，我们读到：“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17:2-3）。使徒行传中还记载了保罗类似的说法，包括在雅典（17:17）、哥林多（18:4）和以弗所（18:9；19:8）。

保罗在讲论时的方法，是有意识且严格的。因此，这对我们如何读圣经就有指导意义。首先，保罗从整本圣经传讲基督的时候，运用了推理、证明和说服等技巧。这些词汇在希腊道德哲学中都有丰富的背景，表现为一种严格、深思熟虑的做法。其次，他在不同的处境中运用这些工具——在会堂和市场，在犹太人和希腊人中。对于不同的听众，都没有捷径可走。第三，保罗找到

了在无法以圣经知识为前提的环境中，宣讲这同一个福音的方法。要向那些不了解圣经背景和词汇的人群传讲福音，是有办法的。

保罗，和耶稣一样，相信圣经都是指向耶稣的死与复活。并且，保罗在事工中所表现的这三个要素也表明了神学思考是一项需要付出艰苦劳作的任务。

用司布真的方法读圣经

来看一下一位比较晚近的人物也会有帮助，他同样采用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读经。伟大的浸信会讲道者——讲道王子——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这样说：

年轻人，你知不知道，从英格兰的每一个村、每一个镇、每一个寨子，无论哪里，都有一条路通到伦敦？照样，从每一段经文，也都有一条路通向基督。并且，我亲爱的弟兄，你的任务是，当你来到一处经文面前，就要说，好，哪条是通向基督的路呢？我从未发现有任何一处经文是没有一条路通向基督的，并且，除非在其中展示出基督，我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好的道。^①

司布真是对的。他所问的是，我要讲的这段经文如何指向或关联到了福音？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他在讲道中从主题经文联系到福音的方法，但他的问题是正确的。并且，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学习从耶稣和福音的角度去思考你要宣讲的经文，要求结合至少三种独立而互有影响的学科，否则你就无法成长为一名释经讲道者，这三个学科是：历史鉴别学、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

^①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Christ Precious to Believers" (sermon, Music Hall, Royal Surrey Gardens, March 13, 1859), <http://www.spurgeon.org/sermons/0242.htm>

历史鉴别学

如果你处在与我类似的学术环境中，在本章第一段读到“神学的”这个词时，你的脑海里可能会亮起一盏红灯。它是应该要亮的。毕竟，神学引发了历史问题。遭遇历史性挑战的难处在于，我们常常并没有对我们工作中释经的那一部分给予适当的尊重。我们屈服于过分简单化的神学思考，在讲道中要么是把一个浅薄的福音粘贴在经文上，要么是讲论教义而非经文。这是非常糟糕的状况，至少当我们每周都如此讲道时。这样做，就把基督教从历史中剥离。

如果我们在讲道时不认真对待旧约经文的历史环境，认为这无关紧要或者只是一块通向福音的跳板，那么我们就是在教导说，圣经实际上与历史并不相关。历史成了神学教义的陪衬。到这个时候，只消再过一代人，我们对复活的想法就会从历史性观点变成一种抽象和灵性的观点。再过一代人，我们就会把圣经看作道德性的神话，而不再是真理。

换句话说，完全可能出现一种新式的福音派讲道者，他们以从整本圣经传讲基督的目标出发，结果却是拆毁基督教讲道的根基。

这种对历史性的担忧并不是新鲜事。1661年，约翰·欧文（John Owen）在他的拉丁文版《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初版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该书的前三章批评了将“神学”凌驾于圣经经文和历史之上的观点。到如今，我们仍然有这个担忧。一些著名的学术性神学院（包括我家附近的一间）仍然因为这个理由拒绝神学家担任教职。

在对基督徒盼望透过耶稣解读一切的做法提出批评的人中，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是论述最清晰、最有能力的一位。他

是一位旧约学者，其著作大多出版于二十世纪后半叶。他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基督教（或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认为这种讲道常常不允许旧约为自己说话。相反，基督教向旧约灌输、甚至强加意义——其力度如此之强，以至于旧约被禁言了。按巴尔的说法：“如果基督教向旧约灌输、甚至强加意义，其结果实际上是降低了旧约对于基督教的价值及其影响力。旧约应该产出基督教的成果，但不应该被基督教化。可是，这能做到吗？”^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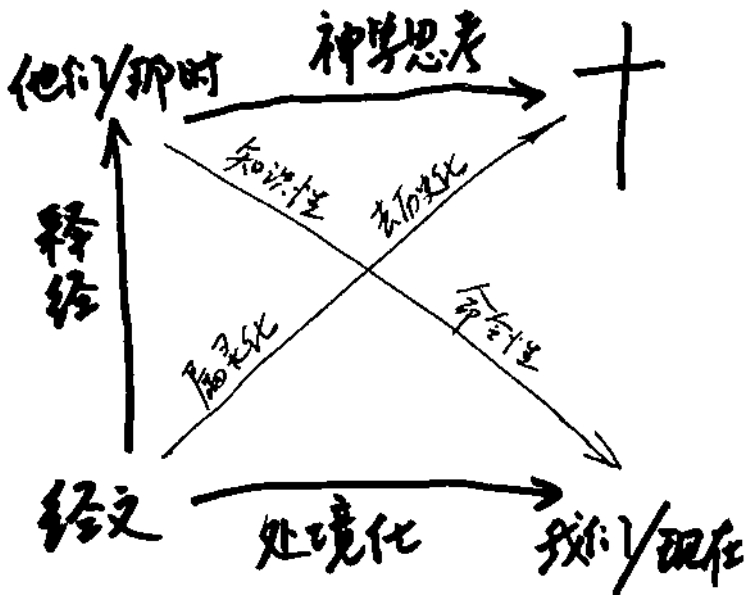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怀疑论者，巴尔还是把这个冲突表述为一个问题。这能做到吗？从旧约中选取的经文，可以作为基督教的经文来传讲，同时又不减损其在原始文本中的含义吗？巴尔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可以想象，巴尔可能认为某些基督教讲道者对哈巴谷书 3 章中神的异象的处理方式就是过分简单化。在这一章中，神在大光中显现，穿戴好像得胜的勇士。神从天降临，为那些在地上遭受敌人残暴统治的子民施行神迹般的拯救。对于那些释经讲道的初学者——就是那些盲从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人——这段经文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应验，耶稣为罪人施行了伟大的拯救。但是，巴尔会问：“基督教的释经讲道者，你有什么权利宣称，神就人世间的敌人向以色列所作的应许，实际上是指为所有人击败属灵上的仇敌？”这位年轻的讲道者是不是出于一种属灵化的信心而抛弃了历史？他是不是对经文作了去历史化的处理？

哈巴谷书 3 章的例子把我们带回到问题，讲道者能否将旧约经文联系到基督，同时又不损害其对于历史上原始听众的含义。有没有一种前进的方法，遵循耶稣在路加福音 24 章所确立的原则——整本圣经都指向他的福音——同时又不造成经文的去历

^① James Barr, *The Concept of B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spective* (London: SCM Press, 1999), 253-54.

史化？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新约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会迷失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或是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背景中，永远想不起询问一段经文如何真正地与福音相关。历史鉴别学的挑战成为了一个“如何”的问题。我们如何对一段圣经经文作神学思考，同时又不损害其历史完整性？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神学思考问题必须从祷告开始。也就是说，神学思考的“工作”只能通过祷告完成。在关于基督身份的启示——将他视为整本圣经的成全——与祷告的宁静时刻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

路加在多处指出了这种联系。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是神所立的基督”，而就在此前，读者刚刚知道，耶稣在独自祷告（路 9:18-20）。换句话说，路加希望他的读者明白，神向彼得启示关于耶稣的事，是在一个祷告的上下文中。耶稣改变形象，在荣耀中显明他是圣子、被拣选的那一位，也是在耶稣带

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祷告之后（路 9:28-36）。回到这部福音书的开头，年迈的西面和亚拿都被称为敬虔祷告的人——紧接着神向他们启示耶稣的宣告之后（路 2:27, 37；参路 2:28-32, 38）。甚至在耶稣受洗、神显明其身份时，路加也记载天开了、神说话，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按路加的记载，正是在耶稣祷告之后，天开了（路 3:21-22）。

路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神向他的子民启示耶稣时，表现为祷告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耶稣在我们的讲道中被显明出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揭示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在预备的时候从祷告开始。只有在此之后，我们才能启动严肃的神学思考。也只有在此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工作。

圣经神学的益处

圣经神学要求我们后退一步，观察神说话行事的大图景，并看到这一切如何关联到他启示的核心：他儿子的死与复活。有时我将这门学科定义为：一种顺着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不断展开的次序阅读圣经的方法。

圣经神学对讲道者颇有助益。它可以防止单纯知识性或道德主义的讲道。用积极的话来说，它——合理地——从特定的经文将你带到基督教福音的中心。它将主要内容呈现为主要内容。

那么，圣经神学是怎样起作用的呢？在释经讲道的过程中，我们怎样合理地使用它？在预备讲章时，我们怎样使用圣经神学？我认为，有三件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1. 掌握一种圣经神学。
2. 跟随新约的带领。
3. 建立好的福音性联系。

1. 掌握一种圣经神学

你无法使用你没有的东西，所以，第一步必定是掌握一种圣经神学。最好的方法就是连续、完整地读圣经。能够使你预备好作联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对整本圣经有深入内部的了解。要养成带着祷告的心定期通读圣经的习惯。读每一卷书的时候，寻找其中的旋律。你付上更多的时间观察这个大图景，也就能更好地掌握这个大图景。

圣经神学也有许多很好的资源。我是从霍志恒（Geerhardus Vos）的《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入门的。根据他的理解，圣经是在各个时期中不断运作的（摩西、先知和新约）。读完霍志恒之后，我开始读爱德华兹的《救赎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他也把故事线索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堕落到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到复活，复活到世界的末了。接着，我读了高伟勋（Graeme Goldsworthy）的《福音与国度》（*Gospel and Kingdom*）。他认为“国度”是将整本圣经串联在一起的核心主题（我推荐各位从高伟勋的书开始读）。如果你想找简明的读物，推荐沃恩·罗伯特茨（Vaughan Roberts）的《上帝的蓝图》（*God's Big Picture*）。如果你还需要更简单一些的——好比六岁儿童的读物——请读《新旧约圣经启蒙故事》（*The Big Picture Story Bible*）。

当然，随着你对圣经神学的了解越来越多，你还是需要在每周准备讲道的过程中做联系的工作。但是要记得，我们采用的方法必须尊重圣经的历史和文学。这可不像是单纯问“在我的这段经文中，耶稣在哪里呢？”那么简单。他不是藏在每一块石头下面，也不是躲在每一棵树后面。我们需要用更细致的问题来开始。例如，你可以从这样的问题入手：

- 福音如何影响了我对于这段经文的理解？
- 这段经文如何指向或反映了福音？

不过，好问题并不能完成全部的工作。

2. 跟随新约的带领

最早的一批圣经神学家——在将新旧约统一起来看待的意义上——是新约各书卷的作者。打开新约，几乎难以找到哪一页没有明确引用旧约中的某些内容，更不用提数不清的旧约典故了。显然，这对于任何想要进入圣经神学领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新约就好像是一个圣经神学方法的大金矿。如果你的经文提到或者联系到另一处经文（在新旧约中的同一部分，或者跨越新旧约），那么你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几乎每周都要使用一个非常便捷的工具，就是第 28 版 Nestle-Aland 新约希腊文圣经的索引。即便你不懂希腊文，这个索引也有帮助，因为其中列出了每一处新约对旧约的引用及用典。

在本章上文中，我指出保罗在使徒行传中的方法表明，他是深思熟虑且严格地将圣经与耶稣之死和复活的历史事实相联系。不过，我觉得略微看一下使徒行传 17:22-31 所记载他在雅典的演讲，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如何进行这样的联系。尽管这篇论说不是在解释一段特定的经文，但确实显示出圣经中对福音的表达。这个表达在保罗对几个神学范畴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尤其显著。

导言

保罗将偶像文化的对象转变为一个关于神的谈话（22-23 节）。

主体

保罗在开头说，神创造宇宙和万物（24 节上半）。

他表明，人类普遍的问题是偶像崇拜（24 节下半-25 节）。

他强调了神的永恒，以及他希望与我们有关系（26-28 节）。

他宣告人类有罪，并呼吁悔改（29-30 节）。

结论

保罗指出，那复活了的耶稣是我们唯一应当效忠的那一位

（31节）。最后表示神审判世人乃是公义的（31节）。

保罗仅仅用了八节经文，就阐述了从创世记到启示录的内容。他毫不费力地从开始到末了，从创造到完全——谈论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已经复活，以及基督要在神所定的日子回来施行审判。因此，这篇讲章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版，如何在简短的篇幅中贯通整个圣经历史，作富有效果的讲道。无论我们要讲的是圣经中哪一处的经文，保罗都有许多可供学习之处。

在预备讲章中使用圣经神学的前两种方法打好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你需要了解一点圣经神学，对整本圣经及其如何串联在一起有所认识。你也需要理解新约如何与旧约发生关联，以及旧约如何指向新约。但是——这点很重要——你还需要有些工具来进行特定的联系，尤其当新约的引文不能完全开通这条道路时。

3. 建立好的福音性联系

如果我在上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如何从你要传讲的经文出发，建立好的福音性联系。以下是我认为有助于你进行圣经神学思考的四类联系：

- 先知预言的应验
- 历史发展的轨迹
- 主题
- 类比

需要承认，这些类别之间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先知预言可能通过一个主题或是一个类比而应验。一个类比也可以利用某一主题。一个主题可以包含某种历史发展的轨迹。同时，还可以有其他类别存在。重点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合乎情理。这些分类只是一个起点。

寻找先知预言的应验

最清楚的联系可能是那些明确提到的内容。毫无疑问，你知

道在旧约中的某些时候，神就那将要到来的弥赛亚作了应许。而在新约中，各书卷的作者们挑出了这些先知预言的段落，表明它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份和行动中得到了应验。

先知预言应验最简单的例子之一，就是马太福音对“应验”一词的使用。在这部福音书中，马太有十次或十一次打断叙事，表示耶稣应验了某位旧约先知曾经说过的话。从逃离埃及到耶稣对比喻的使用（太 2:14-15; 13:35），耶稣的大部分人生都直接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事实上，耶稣本人在非常接近这部福音书高潮的地方也这样说：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太 26:53-56）

马太在旧约与耶稣之间直接指出先知预言应验的方式再简单不过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也使用了这种方法。并且，这也成了初代教会时使徒开展事工的方式之一。例如，使徒行传第3章记载的彼得的讲章，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论辩：“但神曾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徒 3:18；参 13:27）。雅各谈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也使用了这种方法（雅 2:23）。

当然，这种联系方法也可以换一个方向。你可以从旧约开始，然后在新约中看见应许明确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例如，摩西告诉以色列，神会兴起另一位像他的先知，那人会带来神的话；后来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应验了这个应许（申 18:15-22；徒 3:22-26）。

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

将经文联系到福音的第二种方法是寻找历史进程或历史发

展的轨迹。神渐进地向我们启示祂自己，因此救赎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方向或轨迹，并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高潮。与先知预言的应验一样，寻找经文的历史发展轨迹也依赖于这一观念。不过，这种特定的方法要求我们寻找救赎历史中的某一种特定历史情节或故事，并识别出关键的要点。^①例如，我们可以把救赎历史概括为：创造→堕落→救赎→新创造。一段圣经经文可能指向其中之一，使我们可以将经文放置在救赎历史之中。将经文联系到福音就很简单，只要表明它落在故事线索的哪个地方就行了。

这种方法相当简单。要在电脑上画一段弧线，你至少需要三个参照点。这是个几何学的问题。同样，要画出圣经中的历史发展轨迹，看见它如何与福音相关联，我觉得你也需要有三点。我发现最容易的事就是把经文拿过来，找到与这段经文有关联的、在救赎历史中的前点，以及在救赎历史中的后点。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历史发展轨迹，向我显示这段经文如何与福音关联。

举个例子，传道书 12:1-8 强调了纪念创造主。罗马书 1 章也是。这两处经文都指向了救赎历史中的同一个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救赎历史继续发展。你可以回到圣经中对创造的叙述（创世记 1-2 章），或者前进到新创造的观念（林后 5:17）；两者都是可以把你联结到救赎中心的救赎历史阶段。如果讲道的经文有末世论的内容或者带有天启文学色彩，这种联系经文的方法就特别有用。新创造本身包含了基督再来的完全及其所有的相关隐喻。

寻找主题

另一种将整本圣经联系到福音的方法是通过圣经中的神学主题。神按照一些贯穿整本圣经的特定主题、意象渐进地启示他自己。我们通常至少可以辨识出几十个，其中较大的一些主题包

^① Sidney Greidanus, *Preaching Christ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al Meth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9), 234-40.

括国度，约，圣殿/祭司/献祭，以及出埃及/被掳/安息。

理解主题是如何起作用的非常重要。例如，出埃及一方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中的一个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它也引进了一个在整本圣经中反复出现的观念：神将自己的子民从被奴役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经受试炼，进到受祂祝福的地方。当先知们开始描述被掳和被掳归回时，他们就将其描述为一个“新出埃及”。而这个出埃及的主题，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得到了最终的成就（参路 9:30-31）。

我记得有一次研究路加福音 22:14-30。在这段经文中，国度的主题看起来非常明显。毕竟，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并且这也是路加福音下文的核心理念。但是我继续读的时候，注意到了另一个主题：约。想一下，“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20节）。

在路加福音中，“约”只出现了两次，这里和 1:72。于是我开始研究圣经中提到的诸约。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再到大卫，“约”是一个重要且内涵丰富的主题。当然，路加福音这里提到的更特别。这里可不是随便什么约，而是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也联系到林前 11:25 的最后晚餐，不过，它却将我带到圣经中第一次使用这个短语的地方，是在耶利米书 31:31-34：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时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却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里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

不再記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華说的。”

认识到这个新约与耶利米书 31 章有联系很有帮助，因为它把我带向至少三个其他联系，是有助于我讲道的。第一，路加福音的重点是天国的伦理。而在耶 31:34，神论到了这个新约所带来好处的完满性，包括了“至大的”和“最小的”。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常常提到这个意象（参 7:28 和 9:48；在 13:30; 14:11 和 17:7-10 也出现了这个主题，提到“在后的”与“在前的”，以及谦卑的天国伦理）。并且就在我研究的路加福音 22 章的经文中，耶稣将新约的好处与做门徒服事人的伦理联系在一起——要做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24-27 节）。

第二个加强讲道内容的联系是参与的主题。神不仅立了一个约，他还通过约赐下了一个国。耶 31:31-34 中关于约的措辞，尤其是“立”这个动词与路 22:29 的动词“赐”有关联。“我在磨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第三，与门徒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为谁是最这样事情费心（路 22:24）。耶稣在 22:30 向我们应许了他施行统治的状态。有趣的是，耶利米书 31 章的重点是以色列统一，各支派被当作一个整体，对整个世界施行审判（尤其见耶 25:17-29）。

通过约的主题将路加福音 22 章与耶利米书 31 章联系起来，使我传讲路 22:14-30 的能力大大加强。这篇讲道不是仅仅关于主餐，而是关乎我们自己餐桌的伦理；不仅是关于神为我们的救恩所立的约，而且还表明了一个我在其中有参与、施行统治的约。

寻找类比

讲道者最常使用，也是最常误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类比。从某个角度看，圣经神学可能令人望而生畏，因为这门学科要求在

类比(analogy)、预表(typology)、象征(allegory)、隐喻(metaphor)以及一大堆其他术语之间作出区别。当然，我要提醒你，不要沉溺于术语之中，因为不同的学者和讲道者会用不同的方式下定义。

还有，人是很容易走极端的。一旦你熟习了行话，比如，预表，你可能用预表一类的词汇去框定所看见的一切，而你所宣讲的所有内容则统统被塞进一件不合身的预表套衫，无论那实际上是不是预表。

类比是一个宽泛的类别，指对两件事物的比较或对比。好的故事多少有这样一种特征，就是作者赋予早先出现的人物或物件某些特点或功能，在后来的故事中具有重大意义。正是这一特色，使我们想要重读一本书，或者再看一遍某部电影。早先出现的细节，第一次遇见时无意地略过，只有在作者隐藏的意图最终显现出来之后才会显出重要性。正如箴言所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察清乃君王的荣耀”（箴 25:2）。我们看到，神在他无限的智慧中，向以色列历史中的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赋予了类比性的意义，并且这些意义都在基督里得以完全。学会辨识圣经中的这些相似性，对好的释经而言非常重要。

这些相似性可以是宽泛的——我们称之为类比，也可以是狭义的。当圣经中的某个人、事件、制度或物在狭义上指向耶稣基督的某些特性，我们就称之为预表。预表有先知预言的性质，并且其重要性不断增加。^①举个例子，如果说大卫是基督的一个象征，那么大卫（称为“预表”[type]）就在王权这方面与耶稣基督（称为“预表本体”[antitype]）产生了联系，在其中王权的意义不断升高。耶稣好像大卫，但耶稣比大卫更伟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的教会在芝加哥的海德公园社区，边

^① G. K. Beale, *Handbook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12), 14.

上就是芝加哥大学，我们按照学年安排讲道。由于暑假期间太多人离开，所以我们就在夏天安排特别的讲道系列。有几个夏天，我们决定讲撒母耳记上下。我有幸讲一段我认为圣经中最黑暗的章节：撒母耳记上 28 章。

正是这一章结尾处出现的类比点醒了我：

扫罗猛然仆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抻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撒上 28:20-25）

扫罗的生命快要到头了。他刚刚让隐多珥的灵媒把撒母耳的魂招上来，如此撒母耳就可以宣布神对扫罗的审判，就像他在 15 章中所作的那样。撒母耳告诉扫罗，第二天他就要死。接着，扫罗与他的仆人和那灵媒一同擘饼用餐。起初扫罗还有些犹豫，但最终因为对神的话感到绝望，就听了灵媒的话。他们吃了无酵饼和肥牛犊。第二天，扫罗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

这个类比意味深长。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向的逾越节晚餐。扫罗与他的众子看到了一个不可撤销的死刑判决。同时，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与最后晚餐的对比。扫罗在被杀的前一夜，与一小群跟随者坐下来吃饭，就像后来耶稣与他的门徒所做的那样。他们在一起擘饼。在这一点上，类比是清楚的。扫罗是基督的预表——或者实际上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通过对照的方式，他生命中的这一晚指向了耶稣与门徒擘饼的那晚，也就是他作为“多

人的赎价”被杀的前一晚。有些人可能会指出扫罗与基督之间存在一种预表性质的联系，另一些人可能认为这里是一个逾越节的主题或象征。无论你将这里的联系如何归类，两个情况之间的类比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撒母耳 28 章以及它最终如何在耶稣基督的荣耀献祭中反转的理解。

有了这些工具，你就可以看见，对于从整本圣经传讲基督而言，圣经神学是多么有力。请记住，在使用圣经神学的过程中，你必须做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掌握一种圣经神学作为基础；第二，只要可以，就依循新约的带领解释旧约经文；第三，开始使用上面提到的四项工具建立更好的福音性联系。

系统神学的角色

圣经神学是神学思考极好的起点。如果你勤加操练，为讲道而不断提高圣经神学技巧，就可以基本满足讲道预备阶段的需要。同时，另一种神学的分支在神学思考中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那就是系统神学。

如果说圣经神学是帮助你辨识神在基督里不断展开的救赎计划，那么，系统神学则是以教义的形式帮助你系统化圣经所说的全部内容。它按照逻辑和层级组织圣经知识，而不是以历史或编年的方式（正如圣经神学所做的）。卡森（D. A. Carson）对系统神学所作的定义是：“神学的一个分支，寻求阐明圣经的整体和各部分，说明其逻辑（而不仅是历史的）联系。”^①

同时，我想谨慎是有必要的。因为，尽管我赞同讲道应当有系统性，但这与教导系统又是不一样的。西缅这样说：“神并没有

^① D. A. Carso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Possibility of Systematic Theology,” in *Scripture and Truth*, ed. D. A. 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83), 69–70.

以一个系统的方式启示他的真理；圣经并没有这样的系统。”接着，这种信念的结果就很简单：“请把系统放在一边，奔向圣经；以单单的顺服接受它的话语，不要去看任何的系统。做圣经的基督徒，而不是系统的基督徒。”^①西缅是对的。我们不要做系统的讲道者。不过，在你的神学思考中融合系统神学仍然有三个实际的好处：

1. 它可以坚固你的信仰。
2. 它帮助你从特定的文体联系到福音。
3. 它可以锻炼你向非信徒讲话的能力。

1. 它可以坚固你的信仰

在讲道预备过程中思考系统神学，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它可以提供一种限制，帮助你保持信仰的纯正。做释经的工作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疑难的经文，迫使你作出艰难的释经选择。同时，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一定会犯错误。当你开始与这些涉及经文的艰难结论摔跤时，纯正的教义会是一个指导。

例如，对雅各书 2:14-26 作浅薄的解释，可能使你认为雅各削弱了保罗“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通过使自己对这段经文的分析服从于系统神学思考，你就不得不开始摔跤，要搞清楚保罗对救赎工作的表述是如何与雅各的说法协调而非相悖的。即便你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也会努力尝试理解如何以经解经，而不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使圣经经文彼此矛盾，后一种做法否认圣经无误的正统理解。

^① 这两句引文出自 A. W. Brown 的笔记，他回忆了当时参加西缅的“剑桥学生座谈会”的情况。Abner William Brown, *Recollections of the Conversation Parties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 M.A: Senior Fellow of King's College, and Perpetual Curate of Trinity Church, Cambridge* (London: Hamilton, Adams, & Co, 1863), 269.

2. 它帮助你从特定的文体联系到福音

事实是，有些时候在特定的文体中要运用圣经神学会遭遇更大的挑战。圣经神学的性质——一个大故事——与主要采用叙事文体的经文联系起来比较好。同时，旧约中的诗歌可能无法向你提供一个合适的窗口，以你所希望的方式进入圣经的大故事。新约书信中有许多逻辑性的论辩，可能也比较难通过圣经神学进行联系。

然而，包含大量讲论或诗歌内容的文体，通过系统神学可以更容易地联系到福音。这类问题倾向于更频繁地谈论基本概念，比如信心、恩典、称义、罪，等等。所以，如果一首诗篇论到从罪中悔改，或者保罗谈到信心与行为，我们就有一个恰当的窗口进入到福音的神学概念。

3. 它可以锻炼你向非信徒讲话的能力

我猜，绝大多数走进我们教会的非信徒不像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强烈而真诚地渴慕更深认识弥赛亚。相反，我打赌他们更可能问一些关于罪恶、神、罪咎、救赎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于系统神学领域，源源不绝。所以，在讲道过程中适当地联系经文与系统神学，或许确实是把非信徒吸引到神的话语面前来的最佳方法。例如，假设有一位非信徒听你讲道，他对经文中提到的“罪”的概念有疑问。对“罪”作教导的有益方式，可能是考察这个系统神学的范畴，你会发现关于罪主要有三种比喻：重担、债和污秽。所以，尽管你的听众起初无法理解在你宣讲的特定经文中“罪”的概念，但你可以在讲道中加入更详细的有关罪的教义，以此来帮助他。

还有一步

我们已经在本章中谈了许多内容。我盼望你明白为什么不要

直接从释经进到应用，也不要仅仅停留在释经。相反，我希望你明白，花时间思考这段经文的观点可以如何把你引向福音，这是很有意义的。对历史鉴别学以及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工具有正确的认识，可以帮助推进你的工作。

不过，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工。面前还有今日的挑战和需要在等着我们。

第四章 今日

讲道预备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今日”。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思考怎样将经文应用于今日了。在我们身后，已经经过了“他们和那时”的古代文本和释经工作的小山。那里还有神学思考遥远的线索，在对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的强调中得以完成。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目的地：今日，我们和现在，教会，神的子民，还有那些因着神话语的宣讲而将要成为他子民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有意不动用处境化。这样做，是因为它会一直试探我们，主导我们的讲道工作——我们称之为“直从处境化”的问题。不过，在符合圣经的解释工作完成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让处境化进入它正确和必要的位置了。尽管一项健康的福音事工总是受经文驱动，但它也必须有一定的处境中得到充实。处境化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充实我们今日对神话语的宣讲：

听众的构成

材料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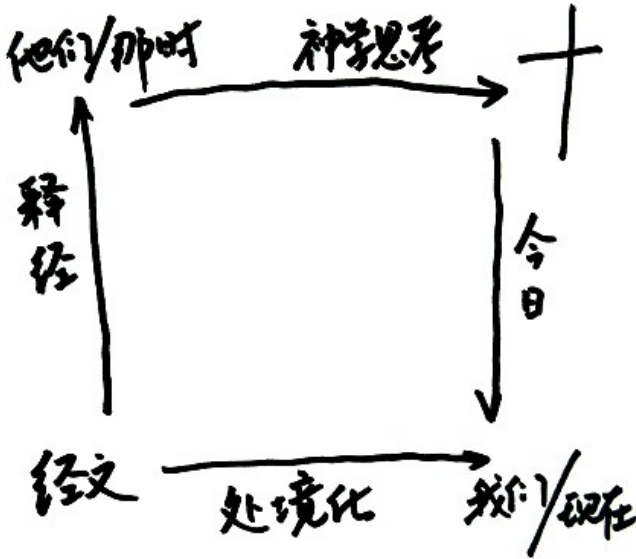
信息的应用

把这最后一步设想为“综合”或许会有帮助。“综合”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将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全新且统一的整体。

许多年轻的讲道者发现这最后一步非常艰难。他们不确定要如何把握方向，或者至少不确定如何作好的导向。他们可能会孤立地处理各个部分。有些人当然能够完成释经的工作，其他一些人可能采用了引向神学思考的阅读方法。但如果你问他们，如何将两个或更多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为今日所用的完整信息，就无人应声了。

但是，综合是必须的。而在这一点上做得好的释经讲道者，

往往极为关注针对听众、材料组织和应用的处境化。



听众的构成

在最大范围的意义上，我们作处境化时必须时刻注意避免两个错误。一方面，如果我们的讲道总是在反对文化，那么，甚至还没有机会讲到基督，我们的信息就已经遭到了世人的拒绝。另一方面，如果为世界的缘故妥协我们的信息（或者与世界的生活模式同化），我们就拆毁了自己在这世上服事神的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一条道路，将神永恒不变的信息带入到一个几乎对圣经观念一无所知，且充斥着神学混淆的世界中。

在推崇释经和神学工作的同时，优秀的释经讲道者也从不会忘记这些学科存在的意义乃是服事人。我对于某些讲道者的思维模式颇为愤怒，因为在他们那里，看起来就好像会众的存在是为了服事他们、为他们的话语事工服务的。年轻的讲道者尤其应当注意这种引向服事自己的试探。

过去十五年，我们教会有幸训练了超过七十名的实习生，他们都是一些希望进入全时间事奉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会提醒他们：人，才是重点！如果那些特别渴望传讲神话语的人缺乏对世人的热心，就不应允许他们常常站在讲台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释经讲道者，请记住：讲道的一项前提条件，是一种不断增长、敬虔的爱人之心。你要学习去了解和爱神给你的这一群听众。这不正是耶稣在差派彼得进入世界传福音之前告诉他的吗？在约翰福音 21 章，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第三次向彼得和其他门徒显现。耶稣问了他三次：“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而这位即将开始工作的讲道者，越来越沮丧地三次回答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回答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耶稣最后的话意思很清楚：那些被耶稣分派传讲福音的人，正是通过爱基督的教会而表现出爱基督自己！

教会

以释经的方法传讲神的话语，首要的听众就是教会——神的子民。忠心的释经讲道者总是会牢记这一点。他们带着极大的小心在神的话语上辛苦劳作，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传讲的神的话可以拯救和加强教会。

在伊甸园中，神为祂的子民颁布了祂的话语。在西奈山，神再一次颁布了祂的话，这一次是刻在石版上，这样，刚刚获得拯救的子民就可以认识祂和祂恩典的作为。当祂差遣耶稣——就是神的话，这样做是要招聚子民归向祂。在五旬节，也是如此。众圣徒的群体，即那些把自己交付给使徒、接受教导的人，通过神话语的宣讲而被归正。

我尝试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说，我所知道的每一位忠心的释经讲道者，在他们的心中都深切地确信，神的话语创立并保守

祂的子民，即教会。

这对你今日的讲道有什么意义呢？释经讲道者必须特别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需要有一群有神同在的听众。唯独神能够使祂所分派给我们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将所有的讲道预备工作带到神的面前。如果认为讲道可以在孤立的情况下完成——好像神伟大而荣耀的归正和建立教会的行动是建立在我们的活动之上，那就错了。我们这些讲道的人，必须成为祷告的人。这样才能明确地表示，我们理解了教会是如何在这个世界被建立和蓬勃发展的。并且，这也使我们成为不仅仅是在书桌前研究，也是跪下祷告准备信息的释经讲道者。以我们的经验也可以知道，我们要俯伏于地，祈求神成就在讲道中以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都无法完成的工作。

简言之，我们极度渴望，渴望圣灵的能力出现在我们的讲道中。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在讲道之前祷告，我们在讲道中祷告，甚至在讲道结束之后我们还要祷告。

城市

关于可以从哪里寻找听众，近年来已经有许多著作，在此不赘言了。只需要指出，我们正在快速接近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到那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中。^①释经讲道者不应无视这一状况。相反，我们的讲道应该由此得到充实。

我们当然不需要听信“神爱城市里的居民多过其他地方的人”

^① [译注]联合国 2014 年 7 月 10 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前景报告》称，全球 70 亿人口中已经有一半居住在城市，预计到 2045 年全球城市人口将达到 45 亿。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7/140710_un_urban_population, 2015 年 5 月 26 日访问。

这样的鬼话。我们只需要注意城市中的挑战和生活机会。我们讲道时所面对的会众，背景更具多样性，并且脑袋里装满了彼此矛盾的世界观，如果我们不注意自己的言辞，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在讲道时，我们心里应该想着一群更具多样性的听众，这意味着要愿意放下自己所在亚文化圈子熟悉的俗语和笑话。你不会把午饭时跟密友讲的故事拿到市议会面前来说。这就是重新定位的问题。我们讲道时，目标应该是让来自大地四极的人都能理解，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会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而成为神的子民。

鉴于神不断招聚多样性越来越大的会众，有两项讲道策略应该会有所帮助：

注重人际关系的策略

打破隔离的策略

关于这两个策略，保罗在雅典的讲论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在人际关系方面，路加记述说，保罗在会堂和广场上与雅典人辩论、交谈。换句话说，他的宣讲不是单向的。我们不应该认为，他只是一周一次站上讲台，发表一篇独白。相反，他采用了许多注重人际关系的策略。在广场上，他甚至可能采用对话的方式。今日，我们在城市中也应当寻找复制这种人际关系策略的途径和地点。

另外一点与我们的人际关系策略有关的是：保罗看起来并没有为自己造势，而是一直等候，直到有机会对权贵说话，至少在使徒行传 17 章是这样。路加记载：“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徒 17:19）“他们把他带到”这个短语很有意味。看起来保罗没有表现出任何傲慢的态度。他并没有使用强迫的方式打开通往雅典社会中心的道路。他并没有要求对精英们说话。相反，他去了自己常去的地方讲道：

会堂和广场（17节）。他在亚略巴古讲道是受邀请的。我们当然要勇敢，但城市也要求我们给予尊重。

第二，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要求我们采用打破隔离的策略。打破隔离的策略，而不是激进的宗教保守主义，才能将文化规范与基督教信息结合起来加以利用，服务于福音信息的宣讲。使徒行传 17 章就有一个例子，路加有效地洗清了认为保罗有基要主义狂热的不实指控。他记载了保罗因看见雅典满城偶像而心中焦急，但并没有跑去大街上推倒偶像。事实上，他表示保罗所作的正相反——利用它们服务于自己的护教工作：“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22-23 节）。保罗以“未识之神”开始他的信息，诉诸于那些博学听众对知识的敏感。毕竟，绝大多数学者至少会承认许多事情是不可知的；而保罗在徒 17:23 所使用的词汇就是不可知论的措辞。正如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所说：“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中，承认天上地下存在着比他们在哲学中做梦所能想到的都更多的东西，是一种良好的风范……因此他们十分愿意为未知之物留出余地。”^①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信息，是灵光闪现的设计。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保罗在雅典没有使用打破隔离的策略，而是采用一种反偶像策略，这个故事会有多么不同？如果他拿着个大锤去祭坛上砸偶像，或者发动一场抵制异教节日的抗议活动，或者在进城的路牌上刷上“反对雅典路线”之类的标语，当然可以使他的信息易于理解。但是，这同样也会对福音造成巨大的损害。大喊大叫的策略可以除掉这个世界异教或宗教的外在记号——但一旦基督徒采用这样的策略，就无法赢得那些天天与偶像生

^① Cornelius Van Til, *Paul at Athens* (Phillipsburg, NJ: P&R, 1978), 6.

活在一起的人的头脑和心灵。

没错，今日许多人会被呼召在大城市中讲道，这些讲道者需要好好采纳那些曾经在过去帮助赢得过城市的注重人际关系和打破隔离的策略

市民与他的文化

知道到哪里去找到听众是一回事，而要知道听众是谁，他们的习俗怎样，又是另一回事了。今日的世界充满了不知道圣经的人，如果我们讲道时不去注意他们，我想那会是很大的失策。福音的传讲者必须针对听众中那些属于世界的人，因为非信徒是圣道最重要的听众。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所讲的信息被今日的听众理解，就需要给予文化处境适当的关注。我们需要具备用该文化的语言说话的能力。感恩的是，关于此种需要，已经有足够多的书和文章可供参考。我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不过，我要提醒，优秀的释经讲道者应该知道这类预备工作的有限性。仅仅有适当的处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的讲道已经能够被听众理解，更不用说还需要对文化进行转换。

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使徒行传 17:16-34，保罗在雅典的讲论，就可以知道情况就是这样。尽管保罗在向听众传讲信息时已经尽力作了处境化（我们也应该如此），但是，路加观察到，这项很不错且必须的工作效果有限。一个雅典人对保罗所宣讲福音的反应是：“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17:18）翻译为“胡言乱语的”这个词，原意是“拾取种子的”或是“捡破烂的”，保罗就好像从这里捡来一个观念，从那里又拾来一个想法，堆在一起结果并不协调。这是一种那些盲从处境化的人声称要克服的反应。

请不要被路加的记载搞糊涂了：保罗——正是他给了我们这个处境化的例子——遭到了某人的嘲笑，说他讲的信息缺少统一的中心，所以无法动摇公众意见（参徒 17:32）。对保罗所讲信息

的另一个反应是：“‘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18节）。“外邦鬼神”一词表示，雅典人的问题部分必定归因于没有理解保罗的意思。总之，雅典人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觉得奇怪、陌生，并且超出了他们现有的信仰架构。

我提到这两个对保罗讲道的反应，是为了说明，你需要致力于理解今日的市民和他们的文化，但是，不要以为好的释经讲道者总是能够让今日的人们理解或者觉得有说服力。

最后，我要提醒，不仅需要祷告，同时，在我们的每一次讲道中，都需要有圣灵临在的大能。这真的是我们最大的需要。讲道者必须理解能力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圣灵在借着神的话建立教会、以及挑战所有市民和文化优先次序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听众有真生命和真改变，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而是从圣灵的话语而来（约 6:63），借助于仰望神的讲员之口而出。

有鉴于此，愿我们这些有志于解明神话语的人，去掉一切的做法和表演——这在讲道中都是惯有的——所有相信能力乃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讲道要求谦卑。我们必须放下对技巧或形式的不当喜好。我们要拒绝个人的名声、喝彩，以及从贪心而来的花哨装饰：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帖前 2:3-6）

材料的组织

每一周，讲道者都要面对一个类似的挑战：我要如何安排准备宣讲的材料？我要怎样来组织呢？这些都是很好且值得提出的问题。

一旦你完成了释经和神学思考的工作，就会有許多丰富而有益的东西可以讲，你当然也想用自己辛苦工作的成果来回报听众。有鉴于此，在组织材料的时候应当适用怎样的原则呢？处境化在其中可以扮演何种积极的角色？我认为你需要考虑两方面：

清晰性的需要

遵循经文的益处

第一方面严重依赖于处境化，而第二方面则与圣经经文密切相关。

清晰性的需要

若干年前，我与迪克·卢卡斯坐在他伦敦家中的客厅里。我们很自然地谈到神正在教会中做的工。对于在下一代讲道者身上所看见的前景，我们都觉得很有盼望，且为此兴奋不已。在这个愉快的交流进行中的时候，他插了一句：“是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提醒他们，讲道绝不能太简单。”在对伦敦金融区的职场人士讲道将近五十年后，卢卡斯学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功课：好的讲道是那些清晰的讲道。讲道者不可以太简单。我们需要清晰性。

我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今天涌现了一代有渴慕之心、正在各处不断兴起的讲员，但其中许多人仍然需要学习以清晰简练的方式组织材料的艺术。在这一点上，处境化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释经讲道者们需要承认，通常而言，他们周复一周所面对的听众，不会像讲道者在周中那样，对所有的释经细节和文本疑难

大为兴奋。我自己教会有一位敬虔的职场人士，他这样对我说：“戴夫，这周给我们带走的教导是啥？可别对着我讲上半小时，却不把问题讲清楚。我要听的是简单明了、直来直去的讲道。”

一名富有成效的讲道者了解会众工作和生活中的环境。他知道他们的需要，说他们的语言。他面对信徒和非信徒都可以同样自如地讲道，即便他在这一周中有大量的时间是独自一人呆在教会图书馆里。

当你开始做组织材料的处境化工作，要确保花功夫使你的讲道清晰。特别要注意所使用的词汇以及陈述要点的方式。如果只是让那些前来听道的人清楚地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就应该高兴。正如保罗鼓励信徒说：“你们要恒切祷告……也要为我们祷告……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西 4:2-4）。

有两个实际的步骤可以帮助讲道更清晰：

说明经文的主题

解释作者的目的

释经讲道者在踏上讲台之前，必须要做到能用一个条理清晰的句子说明这段经文的主题。主题是这段经文的总体观点或主要的问题，它是作者指明的重点。例如，最近我讲雅各书 4:1-12 的时候，用这样一句话开头：“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雅各要我们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话，这些话导致教会内部关系破裂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来源，以及对此我们可以怎样做。”无论你是不是像我说得这样直接，能够用一句句子告诉会众经文作者的主要教导，可以帮助你使讲道变得简单、清晰，这是良好风格的两个标记。

释经讲道者可以用来促进清晰性的第二个实际步骤，是用一个句子告诉听众，经文作者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作者从主题所引发，希望他的受众产生出与他人不同的行为或想法——行动或

反应。即使你没有在讲道中用一句话来表达，你也应该在登上讲台之前准备好怎样讲解目的。你应该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对读者的希望是什么？

能够说明作者的目的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至少，可以简化处境化的工作。释经讲道者不是在研究过程中纠结于寻找方法，为自己的信息造成相关性。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圣经本身就有相关性。相反，他们要做的是，以一种对教会所处文化环境有意义的方式，挖掘出经文中已经有的含义和应用。这样，圣经经文就与处境化的工作携手同行。它们在讲道中是一对同伴。当讲道者这样做时，一方面他很可能更忠心、也更有果效，同时，他的讲道也会变得更清楚、更易于理解。

遵循经文的益处

释经讲道者开始拟定大纲时，经文与处境化之间也有同样的动态关系。处境化服务于经文。讲章的结构，通常应当依循经文本身的结构。讲道大纲是通过经文、释经和神学工作而得出。实际上，讲章正是这些工作经过处境化处理后的反映。

此项原则反映了释经讲道的自然结果。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大纲强加在经文上，相反，乃是从经文中提炼出圣灵早已放置在里面的内容。并且，按照圣灵组织的方式得出大纲，才是最好的方式。请记住，查尔斯·西缅的目标也是如此，所以他才说：“我的任务是将圣经中的道理带出来，而不是把自己想象的内容塞进去。对于这一点我怀有极大的忌邪之心；关于我所解释的这段经文，在我相信是圣灵所表达的意思之外，绝不增加或减少一点。”^①

我将释经讲道定义为正确地使讲章形式和重点服从于圣经

^① Handley Carr Glyn Moule, *Charles Simeon* (London: Methuen & Co., 1892), 97.

经文形式和重点，具有权柄的讲道。或许逐一考察一下这个定义中的关键词有助于理解我所希望表达的意思。我所说的“形式和重点”是指，圣经中每一个自然的讲道单元，都已经有一个圣灵所指示的组织和重点。讲道者的任务就是找到它，而最好的做法则是通过受规制的释经工作和神学思考。一旦讲道者清楚地掌握了经文的形式和重点，就作好了思考讲章结构的准备。

释经讲道与其他类型基于圣经的讲论之间在结构上的区别是，讲道者在安排材料时要正确地服从于经文的形式和重点。我们不要把其他的大纲强加在经文之上。并且，我们也不要窜入经文里没有的其他材料。“正确地服从”是在表达这两点。我们需要讲道者使自己服从于正确的福音再现。

我们中有太多人过于随意。我们的大纲不符合经文。我们组织的信息所反映的是经文以外的东西。这表示我们在预备工作中没有接受充分的规制。我们没有使自己讲论的大纲和重点服从于经文。相反，我们在那一周中极尽想象之能事，然后把经文拿来，使之配合于我们想出来的形式和重点。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在缺乏释经的情况下，欺骗了会众，让他们以为这是神的话。他们听到的，只是我们欺骗的声音。所以，我鼓励各位，努力工作，从圣经中得出坚定地遵循经文的信息。毕竟，这是释经讲道，并且，讲正如这本小书的副标题，就是我们今日如何传讲神的话语。

看过处境化在考虑听众和组织材料方面所扮演的有益角色后，我们要来看一看它可以怎样帮助你应用信息。

应用你的信息

论到应用，需要说的第一点是，释经讲道者的目标是人心的改变。我们不是仅仅寻求将神的真理应用到听众的头脑，当然，这项工作也很重要。我们也不是仅仅推动他们去做事，当然，基

督徒的事奉也是必须的。我们要针对的，是听众的心。我们的讲道绝不能停留在仅仅指出一个人怎样思想或者一个人做些什么这样的应用上。作为释经讲道者，我们的目标是要为神完全夺回听众的意志和情感。人心是力量的源泉，也只有人心才是改变的推动者。

一种完全围绕人心的应用，在至少四个方面与处境化配合工作。它会：

竭力指向人心的悔改

植根于祷告的心

从认识人心出发

来源于圣经经文的中心

人心的悔改

让我们再次回到保罗在雅典的讲道。在那里，他讲道的目的是要促使人心的悔改。他呼吁雅典的公民“悔改”，不要再停留在“蒙昧无知”之中（徒 17:30）。保罗想要的，就是雅典人在头脑、心和意志层面完全的回转。

在预备讲道过程中，关于经文的应用，讲道者应该问自己一系列问题：我讲道的目的是不是人心内在的改变？我是否对悔改的呼召保持沉默？我的信息比单纯的知识更多吗？

请记得，处境化的目的不是帮助福音信息变成一桩更有趣的事实，而是要赢得听众的心，使他们发出基督所配得的颂赞。要发生这样一件高升的工作，需要神的灵将神的话应用到神的子民身上。除了神自己，谁能改变人心呢？（讽刺的是，耶稣的敌人也知道这一点；见马可福音 2:7。）

发自内心的祷告

鉴于讲道的目标是人心完全的悔改，并且，鉴于只有神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屈膝跪下来准备讲道的应用部分。

我们必须熟悉发自内心的祷告。

路加福音 11:1-13 就是这样鼓励我们。门徒来找耶稣，希望学习如何祷告，就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耶稣作了回答，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祷告的模式（路 11:1-4）。接着，他说了一个比喻鼓励门徒。在比喻中，他将父神与朋友作比较。半夜被叫醒的朋友可能拒绝提供帮助。人的友谊是有界限的！然而父神却不像朋友，他时刻愿意帮助我们。祈求，你就得着；敲门，他就开门。神究竟应许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天父将圣灵给求他的人！”（11:13）。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受了祷告的教导，却还是不知道圣灵（徒 19:1-2）。然而，感谢神，我们却知道。并且神应许将他赐给我们！

认识人心

正如我们必须向神打开自己的心，为会众的灵魂祈求，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会众的心。处境化最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是什么东西控制了周围人的心。简单讲，如果我们讲道应用的目的是要夺回神子民的心，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会众的心。我们必须通过仔细的观察，了解他们内心所持的价值观和委身的目标，尤其是那些使他们远离敬拜和顺服基督的有序生活的东西。

奥古斯丁的著作和保罗书信（包括使徒行传中关于他讲道的部分）中有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可供讲道者们深入思想处境化的工作。事实上，单单这两位著作，就已经够讲道者之用。认为只有引用《经济学人》或者《纽约时报》才能做这项工作是可笑的想法。这一类的文章，通常仅仅止步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但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才是关键。而在这背后，从来都是人心的问题！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奥古斯丁和保罗作出更好的范例。他们向你展示了可以怎样使用《经济学人》和《纽约时报》。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知道奥古斯丁和保罗是怎样向人作说明的。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他关于古代罗马的研究和解读中就展示了这种对人心的认识。他论到罗马公民的“城市之爱”（*amor civicus*），亦即“对城市及市民之爱”，然后，他这样说：

一个表现出爱心的富人会被称赞为“爱乡者”（*amator patriae*）——热爱家乡的人。这是一个富人可以表现出的最高尚的爱。“城市之爱”写满了神庙、广场和公共建筑、拱廊、柱廊、以及大量的公共娱乐设施——剧院、露天剧场、类似体育馆的竞技场。在西欧和北非几乎所有地区的罗马遗址都是如此，至今还让旅游者惊叹不已。^①

在布朗笔下，罗马人拥有“心灵的风景”。他将他们描写为“热爱家乡的人”和“心属于罗马的爱人”。^②布朗实际上是在对罗马人讲道，这些正是在讲道应用中可以大有用途的知识。与古代罗马一样，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是世界观互相碰撞的地方。而男女老少的心就展示了出来。你我必须学习在布朗身上所体现出的善于倾听的技巧。

今日，要带着具有穿透力的洞见应用神的话，了解我们所在城市的市民，他们所爱、所看重、所宝贵的是什么，会很有帮助。你这样做过吗？你有没有一颗对周围人群敏感的心呢？

经文的中心

虽然每一位讲道者都需要认识人心，但认为这就是讲道者作出好的福音应用所需要的一切就错了。请记住，健康的福音事奉

^①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64.

^② *Ibid.*, 96-101.

永远需要通过处境化来充实——但必须由经文驱动。

有些讲道者过于以听众为驱动力、过于关注处境化，以至于到了准备讲道应用的时候，就把经文完全抛在脑后了！我真的听过有的讲员这样描述他们预备应用的方式：他们会坐在书房里，闭上眼睛，头向后靠，脸对着天花板，对自己念念有词：“现在，鲍比就坐在这儿，他十三岁了，正在面临身份认同问题……我要怎样把这篇信息应用到他的心里呢？还有，毕丽苏坐在那儿，她有点问题，正苦于抑郁症……”

这种高度处境化的方法是可以有一些地位的，但不可以占据主要的地位。讲道者把眼睛睁开、把脸埋在经文里，才能更好地服事会众。要牢记的关键是：讲道信息的应用始终要与经文的中心相联结。要找到应用点，你需要问更好的问题——不是关于会众的问题，而是关于经文的问题。

我一直对自己所要宣讲的经文所问的一个问题是，圣经作者针对读者的意图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起点，把我自己的想法与作者的目的联结了起来。阐明经文的意图使我们在为会众找到经文含义或应用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有时我们会发现作者的意图有明确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他直接把应用给了我们。例如，在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中，我们读到：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撒上 17:46-47）

这里，经文讲出了故事的重点：这场战斗乃是服务于一个传福音性质的目的（“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以及一个教导性的目的，要让神的子民信靠他（“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

用刀用枪，因为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華”）。

第二个有帮助的问题，是向经文询问，这段经文中的人物如何回应神的真理或神的受膏者？有时——尽管并非总是——圣经人物成了会众的镜子。有一次我讲一段经文，是对比两个王——扫罗和大卫（撒上 22 章）。这是非常精彩的章节，其中有两个次要人物，与两位君王一起登台。第一个是以东人多益，他站在扫罗这边。在讲道应用中，多益和亚比亚他成为了非常有用的人物。我们会跟随神的受膏者吗？甚至当他显得很弱小、处于逃亡中的时候？我们还是像多益那样，跟随那位权力和好处最终都将倾覆的地上君王？

第三个有益的问题是，这个应用是经文首要的应用吗，还是可能的应用之一？不要在确定找到首要的应用之前，就随手抓起第二或第三的应用。你要追求自己首要的目标符合圣灵通过经文所表达的首要目标。把这个问题想象成一个梯子，应用顺着梯子排列，越往远处越抽象。梯子的横档越远，你要想抓住它就越愚蠢。那就是隔得太远了，你最好抓住那些离得更近、更牢固、更清楚、首要的东西。

有些时候，即便我想要做若干个应用，也会用首要的那个应用作主导。我走得远一些的时候，就告诉会众，现在讲的内容是有一些扩展的。回想一下第一章提到关于撒母耳记上 2 章的讨论。有些应用是关于教养儿童的，但当我们的研究经文，会发现这类应用是第二、甚至第三的应用。

另一个用来检验应用是否脱离经文的有益问题是，这个应用有没有削弱我所传讲的这段经文？仅仅因为一个应用是可能的，并不意味着作者有这个意思。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的应用是否与其他圣经经文有矛盾？如果有，那我就不用。想一下大卫向祭司亚希米勒说谎，以获得食物和武器的情况（撒上 21 章）。你

或许可以用这段经文支持在事奉中可以有“圣洁的欺骗”，可是当你看到歌罗西书 3:9-10 就会发现不对。问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你避免无意中造成圣经经文彼此矛盾。

最后一项检查，是要问一个将自己引回到整本圣经中心的问题。我要做的这个应用，是否以福音为根基，还是存在简单地向会众施加更多诫命的危险？例如，讲雅各书 3:1-12 时，会很容易说：“控制你们的口舌”，但是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就变成道德主义了。这一章的重点是，控制我们的舌头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恩典。雅各接下来在 13-18 节指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寻求“从上头来的”智慧。

最后的话

要在今日产生影响力，讲道者必须把处境化与圣经经文结合起来。不仅如此，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大有裨益，在了解听众、材料的组织以及信息的应用等方面都有帮助。

最后再说一句，我们就结束了。最好的释经讲道者，虽然极大地关心今日，但他们所有的讲道工作（无论是释经、神学思考，还是处境化）却都是在“那日”的亮光中完成的——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日，所有的事都要显露出来，包括讲道者自己心中的动机。盼望对于那日的认识帮助你保持祷告和忠诚的心，多结果子，交在神的手中。

结语：枯骨

查尔斯·西缅受按立那天是三一主日（Trinity Sunday），他代替一位休假的牧师讲道，这是他第一次上讲台。那时，西缅刚刚二十二岁。几十年后，他回忆起自己的初次讲道，这样写道：

因为现在和亚特金森先生熟了，在他长假期间我就接管了他的教会；我也有理由盼望在那里有些好事可以成就。在一个月或六周的时间内，教会变得相当拥挤；领主餐的人三倍于平时，枯骨中大有起身活动的迹象。^①

对于西缅就自己最初的讲道经历所作的描述，作为一名讲道者，我喜爱他所说的每一点：他以普通的方式开始——填补休假牧师的讲台空缺，以及单纯地希望做些有用的事。这是多么好的开端啊！我甚至猜想，神使他最初的几篇讲道特别有果效，以此作为特别的礼物，是要帮助他今后的事奉。毕竟，他很快就会在剑桥遭遇许多试炼。我最喜爱的，可能是他谈到讲道之影响力时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枯骨中大有起身活动的迹象。”

我非常确信，西缅在世时所发生的事，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再次发生。可能就从你身上开始！在写这本关于讲道的小书的过程中，我一直想着用这位二十二岁的讲道者所说的话做结束语。所以，无论你是二十二岁，还是八十二岁，或者处于之间，我祈求神如此使用你的事奉，使我们都可以“盼望有些好事可以成就”。

^① William Caru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ev. Charles Simeon* (London: Hatchard and Son, 1847), 24.

附录：讲道者应当问的问题

以下是一些诊断性的问题，你可以用来指导讲道预备的整个过程。

释经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祷告祈求神的帮助？

结构

作者是如何组织这段经文的？如果你能够清楚地找出划分结构中各部分的经节，会很有帮助。

通用：经文中有没有重复出现的字词、短语或者观念？

叙事：经文是如何分割场景的？是围绕地点组织，还是在人物间切换？情节怎样？（冲突是什么？或者什么造成了戏剧性张力？哪里是高潮或转折点？张力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是如何解决的？）

论说：这段经文的语法或逻辑如何展现观点的发展？

诗歌：这首诗歌的语气或主题是怎样转变的？

经文的结构揭示出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上下文

直接的文本上下文——经文前后的段落——如何向这段经文赋予意义？这段经文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最初的听众，或者，根据文体不同，最初的读者，所面临的历史处境是怎样的？

这段经文如何适应于更大的段落？

旋律

这卷书的主旨是什么？

这段经文如何构成了旋律，旋律又如何赋予这段经文意义？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

神学思考

经文如何指向或联结到福音？

圣经神学如何帮助我在这段经文中看见福音？作者如何使用先知预言的应验、历史发展的轨迹、主题、或者类比？

系统神学如何帮助我在这段经文中看见福音？它是否帮助我坚守信仰、联系到福音、或者锻炼我向非信徒说话的能力？

处境化与今日

听众

我了解将要听这篇讲道的听众吗？我是否委身地爱他们？在我预备讲道的过程中有没有持续地为他们祷告？

组织

我的讲道要采用怎样的形式和重点？这个形式和重点反映了经文的结构和重点吗？

应用

我讲道的目的是要促使人心的内在改变吗，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和听众的生命？在此过程中，我采用的方式是否正确地使听众谦卑、高举救主、以及促进听众的圣洁生活？

圣经作者针对他的读者有什么目的或意图？

叙事：经文中的角色如何回应神的真理或神的受膏者？

论说/诗歌：作者希望读者如何回应？

我的应用是否符合作者的目的？

我的应用是这段经文的首要应用吗？还是仅仅是可能的应用？

我的应用有没有削弱经文？有没有与其他圣经经文矛盾？

我所作的应用是以福音为基础的吗？我是否陷入对会众简单施加更多诫命的危险？

我是否用经文来为自己要说的话作背书？还是只说在经文中本来有的含义？

致谢

在释经讲道方面，有两位牧师是我效法的榜样：肯特·休斯和迪克·卢卡斯。他们不仅每周都在忠心地解释传讲神的话，而且还在我身上投入时间。为此，我要感谢他们。他们一直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也确信，他们使本书的质量更进了一步。

此外，我要向两位与我密切合作的牧师表达感谢，他们是乔恩·丹尼斯（Jon Dennis）和亚瑟·杰克逊（Arthur Jackson）。你们多年的忠心事奉不断激励着我。我也要感谢芝加哥海德公园圣三一教会的全体会众。十五年来，你们喜乐地从我这里接受神的话语。不仅如此，周复一周，借着基督的话语，我们将自己的心交托给彼此。为此，也为着神使我们伏在基督的治理之下而来的喜乐，我大大地感恩。

还有，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要感谢狄马可和约拿单·李曼。正是你们诚挚的邀请和不断的坚持，才使我把这些想法付诸写作。两位，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与你们同工。另外，是 Crossway 出版社的塔拉·戴维斯（Tara Davis）所作的编辑工作，使本书的文字更具力量。谢谢你。

再次回到家人，我为基督里的伙伴罗伯特·金尼（Robert Kinney）向神表达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一如既往地使我的手稿得以改进，还有，与我分担领导查尔斯·西缅基金会的责任。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莉莎（Lisa），你一生的爱，满有恩典地为我一人留存，已经有三十年之久。我尤其爱你心中那不断增长、为神的话语所预备的空间。



**THE CHARLES
SIMEON
TRUST**

何大卫是查尔斯·西缅基金会主席。本基金会致力于提高你处理神话语的自信和能力。我们采用两种重要的途径：

释经讲道工作坊

这个工作坊包括三个部分：原则（关于如何解释、教导及传讲圣经的简要指导课程）；讲道（释经讲道示例）；以及实践（指定经文，分小组互动，以提高技巧）。工作坊每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超过 30 个地点举办。

西缅释经讲道课程

这是一个网络培训平台，目的是练习宣讲和教导神的话。利用网络和高清视频库，学员可以观看全球最优秀的释经讲道者和圣经教师的范例，以此帮助学员磨练自己的技能。我们设有三种课程，均可颁发毕业证书：“讲道与文体”（30 课）；“讲道与圣经神学”（15 课）；以及“讲道与系统神学”（15 课）。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imeontrust.org